

## 十三墓冤魂的诅咒

## 第一章 樱江町别墅

—

“哎呀，怎么回事呀，这烟味太大了。要抽烟的话，军平叔、乙松叔，你们还是一个一个来吧。两个人一块抽，都要窒息了。”

坐在正太旁边的千佳，夸张地挥着手，想把车内弥漫的烟扇出去，却也只是白费力气。

坐在副驾驶席的军平叔慢慢地回过头来。

“你怎么这么傻，如果觉得烟熏，打开车窗不就好了吗？”

“要是开窗的话，就不凉快了嘛！”

不管怎样说，现在是正午，外面盛夏的太阳正毒。只要稍稍开点窗，热气就会扑面而来。

“没什么，马上就要到海边了，让海风吹进来好了。”

千佳一句话不说，把左手的车窗完全打开了。这样一来，热气完全进到了车里。正太也忙将右侧的车窗打开。原以为如果把两处的车窗都打开，总该稍稍凉快点了吧，谁知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仍然闷热。

另外，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这大概就是海滨的味道吧。汽车穿过低矮的房屋群，在挂着“樱江渔业合作社”牌子的灰色楼房前的十字路口处向右拐。

左手边的房屋之间，可以看到好些白色的渔船。

“看，快看，那不是海港吗？哦——，终于到了！”高见千佳兴奋地叫道。

“哎呀呀，是樱江港哪。海港前的这片海是樱江湾，在那边看到的就该是住吉崎。”

坐在驾驶席的关屋乙松用叼着的烟指了指汽车前方的略微高起的山。

乙松开的客货两用车沿着一条港区的道路向小山方向开去。

“哟，马上就要到别墅了呢。”

“是吗？已经到了吗？”

小勇慌忙正了正滑落的眼镜，向外看去。

“已经进了本浦的市区了，别墅也该不远了吧。”

“是吗？已经到本浦了呀！没想到还挺快呢。”小勇瞟了一眼手表。

正太他们是下午一点以后从平岛市的家里出来的。那之后不过只过了一个半小时。

汽车穿过街后，开始爬上多弯的山路。

“说真的，到了那边之后，先喝啤酒，然后就午睡吧。”副驾驶席的若月军平伸了伸懒腰。

“军平叔，那什么时候去钓鱼呢？”

“我呢，想要早点游泳啊！”

正太和千佳你一言我一语，军平大叔只有苦笑。

“真是的，你们这些孩子，要求还真多呢。好不容易来休养，稍微悠着点，行不？就放过大海跟那些鱼吧。”

军平大叔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回答。

这时，小勇说：“那不是三日月滨吗？”

汽车已经爬到了山路最高处，远处的山下是一片如

蛇般蜿蜒的白色沙滩。

海岸深处平缓的山上，可以看到一处处红色、蓝色的屋顶，那大概就是别墅吧。

“果然，这里真是个绝好的别墅之所在呀。”军平大叔也从副驾驶席探身眺望山下的海滩。

“在那个海滨应该可以钓到鲨鱼吧？而且在那边海岬的岩石处，应该也可以钓到些什么吧？”

正太指了指延伸的长长的海岬，海岬的海岸线是高低不平的岩石。

“我觉得比起在岸上钓鱼，还是在船上钓鱼的好。你看，在那边海岛附近，应该可以钓到相当大的家伙呢！”

乙松一边娴熟地操着方向盘，一边转过头去瞟了一眼左边海上的小岛，果然在海湾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满是岩石的小岛。

“院长说了，别墅管理人好像是原来本浦的渔师，请他带我们出海好了。”

下了蜿蜒的山路，顺着海滨的道路跑一会儿，道路

分成了两条。

“嗯，院长的别墅应该是靠近山的这条路吧。”

乙松选了近山的这条路。平缓的山坡上，沿着山路隔一段距离就有座漂亮的木制的或是混凝土的房子。房子都建在路边的树林中。乙松一边驾着车缓慢前行，一边确认建筑物。突然叫道：

“看！那幢，就是那幢。”

路边有一个写着“写乐综合医院休养所”的牌子，在牌子处向右拐，登上一条平缓的坡路，就到了一个山间小屋风格的高大的建筑物前。

正面玄关的门开着，门口并排站着一个眼睛炯炯有神的小个儿大叔，和一位比大叔高一个头的微胖的大婶。两人身后，伸出来一张大眼睛、扎着垂肩辫子的女孩的脸。

刚从汽车上下来，觉得周围的树丛中的蝉声越发大了。

大婶微笑着走过来。

“欢迎光临！是若月先生和关屋先生吧？院长直接

打来电话，因此我们在此恭迎。”

“啊！是吗？院长已经打来电话了呀。请多关照！”

乙松脱了帽子，急忙点头行了个礼。大婶也三番五次地行礼，然后对旁边的大叔很不客气地命令道：“喂！别在这站着，去搬客人的行李呀！”

“哟！是呀。”

大叔慌忙跑到客货两用车的后面，想打开后面的车门，却开不了。

“啊，我现在去开锁。”乙松将头伸进驾驶室，将门锁打开。

军平和乙松的行李有旅行包、钓具等，另外还有正太他们的背包和钓具什么的，相当重。大叔正费力地想一次性抱下它们，女孩走过来帮忙。

正太正犹豫是不是自己的行李自己拿，大婶招呼道：

“小朋友，请进来吧。”

他这才发现，军平和乙松他们已经往玄关去了。

脱掉鞋，上去是一个铺着木板的客厅，抬起头可以

---

一直看到二楼的天花板。从正面楼梯上去，栏杆向左右两边延伸。

“房间有八间，全部是双人间。怎么样呢，大家是每人一间吗？”大婶在前面一边上楼一边问。

“我们两个一间就好。”

正太看着小勇说，小勇也轻轻点头。

“我们还是分开住的好。关屋不是整个旅途都在忍耐我的鼾声吗？千佳怎么说也是一个女孩，还是一个人住比较好。”

听到军平的话，大婶回答道：“明白了，那么请用东侧的四间房。”

说着，上了楼梯便拐向右边，客厅两侧都是走廊，排列着朝南的房子。

“房间里没有厕所和盥洗室。麻烦你们使用走廊尽头的那个。另外楼下也有厕所和盥洗室，去洗海水浴时，可以在浴室换好游泳衣，然后直接出去，相当方便呢。况且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在浴室洗澡。还有门钥匙，放在各间房里，外出时，请从外面锁上门。”



大婶一边说明，一边打开了最里面一间客房的房门

。

房间是西式的，两边都有床，玻璃门外是阳台。家具只有窗边的桌椅，固定在进门处的壁橱和衣橱而已

。

军平住在最里面的房间，然后是乙松，再旁边是千佳，正太和小勇则住在最前面的一间。房间结构全是一样的。

分配完房间，行李搬到各个房间后，大婶对大家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行，大家都累了吧。等收拾好行李请到下边来休息休息。”

## 二

正太并没打算收拾行李，马上下楼在窗边的沙发坐下。不久，军平、乙松下来了，更迟一点连千佳都下来了。

“我来准备点冷饮吧。”大婶环视了一下这五个人

。

“我们来点啤酒吧。”军平立刻说道。于是大婶看着正太他们。

“嗯，我要可乐。”

“我也是。”

“我要橘子水。”

听到各人的要求，大婶消失在楼梯右手边的一扇门里。

“哎，我说，在这里喝的饮料也全是免费的吗？”  
正太小声问道。军平轻轻点了点头。

“当然，这里又不是做生意。虽然名为医院的休养所，其实倒像是院长个人的别墅。”

“是吗？有这么大的别墅，真是厉害呀！我爸爸真是一生也不可能达到啊。”

有一个同样是医院院长的父亲，小勇不由得再一次环视了一下屋内。

“提起院长，说是想对上次事件表示感谢。那我们就不要客气，好好在这里享受一下吧。”

乙松仰躺在沙发上。

这家写乐综合医院的院长横山泰三，同时也是军平和乙松所在“老人之家”的经营者。他说要招待大家到别墅玩，是暑假之前的事了。说是在樱江町本浦有间医院所有的休养所，那里整个七月都没有人预定，因此请自由使用。

六月里，正太他们破获的有马纯之杀人案件，就是接受横山的重托。这次招待他们到别墅玩，算是对破获案件的感谢。

因此，军平和乙松，再加上正太他们三个，从七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就成了别墅的客人。

樱江町是位于平岛县东南突向濑户内海的一个较大的半岛，在它尽头的本浦地区是个渔港。越过本浦西边的住吉崎的海岬，就是一个叫三日月滨的美丽的海岸。别墅就在那里。

五个人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时候，大婶把饮料拿了进来。搬运行李的大叔和那个女孩从二楼下来，站到了大婶的身旁。

“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照顾大家生活起居的井川伸子。这是我丈夫三郎，正业是渔夫，有空的时候过来帮忙。这是我女儿美和，本浦中学一年级学生。大家在此逗留期间，她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也可以和孩子们做伴。到底是乡下人，如果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请别客气，提出来。”

大婶做了自我介绍，于是，乙松也清了清嗓子，开始介绍起大家来：

“我是关屋乙松，这位是若月军平，在那边的是立川勇，猪木正太，以及高见千佳。大家都是平岛人。”

“那么，这边的小朋友是你的孙子，还是……”

因为大家名字都不同，大婶也有些吃惊。

“啊，不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算得上是情投意合的朋友吧。”

军平平静地回答。管理人伸子更加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正太他们。

的确，说军平和正太是情投意合的朋友，谁都难以相信。但是，那也不全是谎言。

军平是原平岛县刑警，而乙松当时则是惯盗。他们现住在横山泰三的一家名叫写乐之家的老人院里。

四月初，正太他们与这两人成为朋友。

军平他们正一杯杯喝着啤酒，而正太他们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里。

“喂，去游泳吧。”

正太刚说完，千佳马上表示赞成。

只有不太会游泳的小勇有点犹豫，可是想到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没意思，于是决定和正太他们一块儿去。

“要去海滨的话，在后门那里有沙滩用拖鞋，穿着去比较好。对了，美和，你领他们到海岸去，一块儿游泳去吧。”

听到大婶这么说，美和点了点头。这位姑娘到现在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真是温顺的孩子。

在一楼左手深处的浴室换好游泳衣，从旁边的后门出来，那里放着好几双沙滩用拖鞋。

他们刚穿上拖鞋，穿着藏青色学生泳装，披着毛巾的美和也走了出来。从泳装看来，她身材苗条，全身被

晒得黝黑，果然是住在海边的呀。游泳也一定很棒吧。

绕过建筑物，从正面走到一条路上。原以为穿过车道就到海岸了，没想到美和直接沿着平缓的山坡向下走。在明亮的树林中，只容两个人并排走的狭窄道路一直向山脚延伸。

穿过树林，又有一条柏油马路，它前面就是海岸了。在高约一米的水泥墙外是一片广阔的如弓般的白色的沙滩，碧绿的大海时时卷起波浪。

一来到海滩，正太、小勇、千佳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欢跑起来。到了水边，脱了拖鞋，争先恐后地向海里跑去。被夏天的太阳烤着的海水，跟温水一样，一点也不冷。正太越向海深处游去，越觉得周围的水变冷了。试着伸脚着地，就咕嘟咕嘟往下沉。从海水冲到岸上的地方，只游了短短五十米，脚已经触不到底了。他慌忙向岸边游去，这时，看到从海岸处游来的白色游泳帽，是美和。

美和游到正太身边，微微笑了笑。

“猪木君，还是小学生呢，就已经这么会游了。”

“但是，没怎么在海里游过，所以……”

“你能游成那样，没问题的。”

美和开始向海的深处游去，于是，正太不由得也跟着美和游去。

如果是游泳池的话，他游多远都不怕，可在这样的海里游泳还是第一次。海水的颜色不知何时变成了青黑色，而且变得非常冷。最初是自由泳，随后立即觉得累了，于是改成蛙泳。

到底游了多远了呢？这时听到美和的声音。

“我们回去吧！”

他这才注意到，已经离陆地相当远了。这附近似乎波涛汹涌，只有身体随着波浪到达顶端时才可以看到海岸；等到波浪底端时，只能看到海而已。总让人觉得害怕。

调头回来时，突然觉得手腕变得很重，几乎不能好好地划水，慌忙抡起手臂来划水，却喝了一大口水。正着急的时候，美和游到正太身边。

“慢慢来，用仰泳，慢慢地、慢慢地只动脚，就一

定能游回去。”

听美和这么一说，正太开始用仰泳游，手臂已经酸了，可是脚还勉强能动。美和时不时地帮正太调整身体的方向，因此，正太不用看前方也可以一直向岸边游去。

“阿正，不要紧吧？”

听到了千佳的声音，美和对面，出现了千佳的身影。千佳迎了过来。

“加油！加油！还有一点就到了。”

被美和和千佳鼓励着，正太终于到了岸边，好一会儿都站不起来。他好容易爬上沙滩，扑通地躺下。

“真了不起呀，你都游到那么远了呀。”

小勇崇拜地看着正太的脸：“海深方知浪急。好些次都看不到阿正你的脑袋了呢。我还担心你会不会溺水呢。”

“那也没什么。”

嘴上这么说，可正太也毕竟不想再游了。

美和呢？一看才知，已经开始和千佳一块儿游起来



了。

“她该不会是游泳选手吧？”

小勇吃惊地追寻美和的身影。

“怎么会！从小在海里游泳，当然会很棒。”

“我要是生在这里就好了，可能早就会游泳了吧？”

小勇轻轻叹了口气，小勇并不会游泳。

“让美和教你吧，我想马上就能学会的。”

听正太这么一说，小勇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站起来下到海里。美和和千佳来到小勇身边，开始说些什么。然后三个人开始游了起来。大概是准备当小勇的教练吧。

### 三

正太坐在沙滩上看着三个人的时候，背后传来脚踩在沙子上的声音。

回头一看，是一个打着白色太阳伞的女人和一个与

正太同龄的男孩正向这边走来。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男孩则穿着泳裤。

“你好？我是住在你们下面的三井，下午的时候，我看到过你们。”

那个女人跟正太打招呼道。她戴着眼镜，是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年龄大概与正太的母亲相当。

“啊。”

“你们是医院的人吗？”

“医院？”

“你们不是住在写乐医院的休养所吗？我们住在道路稍稍下面的位置。”

说起来，刚到海滨时，在树林里的路旁确有一幢小楼。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别墅的人。

“昭吾，还不打个招呼。”

打着太阳伞的女人催促身边的男孩，男孩这才急忙行礼。这是个胖胖的脸色白皙的孩子，也戴着眼镜。

这时从海那边传来美和的声音。

“昭吾君，你来了呀！一块儿来游泳吧。”

男孩似乎认识美和，他兴高采烈地跑进了水里。

“那孩子已经五年级了，还不怎么会游泳，所以时常请美和教他。”在旁边蹲下的阿姨对正太说，“你们也是从平安市来的吧，是小学生？”

“六年级了。嗯，我叫猪木正太，那个戴眼镜的叫立川勇，那个女孩叫高见千佳。”

“是横山先生的亲戚吗？”

“怎么说呢，算是朋友吧。”

“这么说来，那两位爷爷也是和你们一块儿来的啰。住多长时间？”

“住到三十号。”

“是吗，太好了。昭吾过来，正觉得没有朋友寂寞呢。这里的别墅，以前很热闹的。不是不景气嘛？现在全都是空房子。现在留在这里的只有住在宫部家的几个年轻人，那些人真难打交道……”

这个叫宫部的，大概是另一别墅所有者的名字吧。

尽管如此，这位阿姨连军平和乙松的事情都知道，真让人吃惊。或许是正太他们到达别墅的时候，不知从

哪里看到了吧。

再待在这位阿姨身边，不知道又要问什么了。正太起身跑到海里。

昭吾和小勇正在美和的指导下练习蛙泳。

似乎两个人都配合不好脚与手的动作节奏。尽管如此，小勇好像已经很有自信了。正太来到身边时，小勇高兴地叫道：

“阿正，阿正，看我已经很能游了呢！啊，这个孩子是三井昭吾君，听说他们就住在我们下面一点的别墅里。”

“听说三井君的父亲也是医生，和他母亲一块儿要在这里过一整个暑假呢！”

千佳在旁说道。昭吾似乎也已经混熟了，和小勇、美和他们开始比赛起来。

正太也加入进来，一直玩到五点多，享受海水浴。那位阿姨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大概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快活地玩着，很放心吧。

回来的时候，沿原路返回。

昭吾家的别墅在山路边上，是两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坐落在和休养所隔着一条车道相对的地方，有个入口。后门有一条路直通树林。

“哎，今晚去海边放烟花吧，我有好些烟花呢！”

“好呀！什么时候？”千佳问道。

昭吾提议八点。

“明白了。八点的时候我们去叫你。”

昭吾挥挥手，回别墅去了。

四个人就这样穿过树林来到上面的车道。刚出车道，从右边开来一辆敞篷车，汽车的音乐开到最大音量。

驾驶室里两个人，后面位子上挤着男女三人。车飞快地从正太他们身边驶过。

“阿和，那也是别墅的人吗？”

小勇目送车远去，问美和。小勇已经开始称美和为“阿和”了。看来，在教授游泳的过程中，两人已经是好友了。

“是宫部先生的儿子和他的那些朋友，好像都是大学生。”

“哦，这也算大学生吗？我还以为是暴走族呢！”  
千佳也目送着车。

“宫部先生的儿子倒还老实，可他那些朋友就有点……”美和稍稍皱了皱眉又开始走了。

回到别墅洗过澡，换好衣服下楼来，军平他们已经在客厅里下象棋了。看到他们已经换了睡衣，应该已经洗过澡了。

“哟！都晒黑了呢。海里好玩吗？”

乙松一边敲着手中的棋子，一边看了看正太他们。  
军平则盯着棋盘头也不抬。看来乙松形势比较有利。

“大海真是太美了。乙松要是也来游泳就好了。”

“是吗？改天去海边钓鱼好了。说起来，我小时候住在须磨海边时，常常在海里游泳。”

“须磨？在哪里？”

“在神户附近。说起须磨的海滨，那可是有名的海滨呢！”

“是吗？乙松也有小时候呀！”千佳佩服地点点头。

“说什么呢！就算是我，也有可爱的时候呀。”

这时，军平猛地一扔棋子，不耐烦地说：“喂，关屋，该你了。”

乙松也盯着棋盘看起来。

“嗯，嗯，走这一步呀。那么我就这么来。”

于是将马冲进军平的阵内。

“可恶，果然这样。我就想你会来这手。”

军平喃喃自语的时候，小勇咳咳地清了清嗓子。

“军平，没关系的。你看，走这一步的话……”

小勇从旁指了指棋盘。

“哦，还有这一手呢，不错，不错。”

军平按小勇说的走了一步，这次该乙松自语了。

“哦，真是奇怪，怎么会这样呢？”

乙松弯腰盯着棋盘，思考着各种方案。军平则悠闲地看着正太他们。

“这下面的别墅好像也是医生所有呢。”

“嗯，在海边已经见过了。说是叫三井，有个读五年级的小孩。还约定今晚在海岸放烟花呢。”

“啊，已经是朋友了。”

“另外，这前面还有个叫宫部的人的别墅。好像住着五个大学生。”

“虽说这世道不景气，可还是有相当多悠闲的人哪。”

军平哼了哼，可他自己这样待在别墅里，不也是悠闲的人群中的一个吗？

这时，从里面传来大婶的声音：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请来就餐室吧。”

“哟，已经是这个钟点了啊。关屋，怎么样？”

军平询问还在盯着棋盘看的乙松。

在乙松回答之前，小勇迅速伸出手来，将乙松的金将逼近军平的国王。

“看，这样一来就结束了。”

军平的国王已经完全逃不掉了。

虽然不会游泳，可只要是游戏，没有谁比得过小勇。

## 四



不愧是在海边，晚饭是海味。桌子中央是一大盘鲷鱼，还摆着海胆、蝾螺、虾等高级的海产品。

“唉哟！这个，这个……”

军平搓着手，看着桌子上的菜。

“这全是捕来的呢。这些孩子们吃鱼没有关系吧？应该能吃吧？”

大婶担心地看了看正太他们。

“啊，完全没有问题。”

小勇立刻回答道。

不擅长钓鱼的千佳，对于钓上来的鱼却很在行。先干过杯，立刻开始动筷子了。

大婶的确应该得意。每个菜都很好吃。军平和乙松喝起酒来。正太他们把生鱼片放在热气腾腾的饭上吃。大婶端来冒着热气的清汤，这里面也加了鱼肉。吃着热气腾腾的饭，喝着汤，虽然汗都流了下来，可很畅快。

正太已经喝了三碗了。

饭后的水果是西瓜。这西瓜据说也是从大婶家的田里收获的。

“狸会来偷西瓜呢，而且章鱼也会从海里爬上来偷西瓜吃。”大婶说道。

“怎么会？章鱼吃西瓜吗？”

“不骗你。章鱼爬上陆地也完全没事。用嘴在西瓜上打个洞，专吸里面的瓢吃。”大婶一脸正经地说。

“真让人不敢相信。但是，章鱼不是肉食的吗？也吃西瓜吗？”小勇推了推眼镜，歪着头想。

“小勇君，这附近的孩子们哪，在钓黑鲷的时候，也常常用西瓜、橘子之类做鱼饵呀。”兼任餐室服务员的美和，笑着说。

“但黑鲷是杂食的呀，可是章鱼……阿和，你也见过章鱼吃西瓜吗？”

“我虽然没有见过，不过，我爷爷以前见到过。”

“是啊，明天乘船的时候，你问他好了。”大婶点了点头，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章鱼吃西瓜的话，倒还真想见一见。

“那么，我们明天要坐船呀！”

千佳回头看看军平。

“啊，对，我已经请井川先生出船，带我们出海钓鱼去。听说在那个海上能钓到竹荚鱼呢。”

“那我怎么办？”

“很有趣的，我也要去，你也一块去吧。”

听美和这么一说，千佳似乎也动心了。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黑了。看看表已经快八点了。

“喂，不是约了昭吾去放烟花吗？”

正太催促两人。

军平和乙松还在喝酒，于是孩子们决定自己去。

向大婶借了手电，出了别墅。白天走过的坡路，中间拐向一条岔路，就来到了三井的别墅前，昭吾已经手抱装烟花的口袋等在那里了。

“大家都来了，我先走了——”

昭吾从窗口向里喊道。立刻传来那个阿姨的声音：“好！我马上就来。”

四个人来到了沙滩。

“哇！太美了。”

仰望夜空的千佳，不由得感叹道。西边的天空还有几分余晖，而头顶上是一片星空。

海上，红的、绿的光缓缓地移动着。朦朦胧胧传来船引擎的声音。大概是出海打鱼的渔船吧。

四个人立刻到海滩上开始放烟花。刚玩了一会儿，昭吾的母亲便拎着桶来了。于是将燃着的烟花放进装着水的桶里，熄灭了它。

过了三十分钟，正太就渐渐觉得腻味了。昭吾拿来的烟花全是拿在手里玩的，又不会出声。在这么广阔的海滩，还是放能上天的爆竹比较有趣吧。

正在这时，从后面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晚上好——打扰了——”

五个年轻人来到了正太他们的身边。原来是傍晚时开着车来的大学生。

“啊，是黑田哪。”

昭吾高兴地走到金发青年的旁边。

“昭吾，你好吗？”

这个叫黑田的金发青年摸着昭吾的头。大学生们最初只是看看，然后就向昭吾要来烟花开始玩起来了。

大学生们点燃烟花后，就这么扔进海里。那位阿姨看不下去了，提醒说：“你们把垃圾扔进桶里吧。”大学生们只在此时才回答一句，“好。”将烧剩的烟花扔进桶里。可不一会儿，又扔在了周围。那位阿姨略带讽刺地将烧剩的烟花拾起来扔进桶里。可大学生们却毫不为之所动。

大学生们有三男两女，大家看来都有些醉了。昭吾的母亲似乎觉得这些大学生真是麻烦。可昭吾却黏在那个金发青年的身边不走。

正太他们总算不玩烟花了。在离大学生们有点距离的海滩上坐下。

这时，千佳说话了。

“灯塔的灯光真美呀！我看到灯塔的灯光这可是第一次……”

千佳指的灯塔位于海滩右边那个突出的岬角上。

黑暗中，不时有一股强光照在海面上一闪一闪的。

“真的呢！在旁边看的话，一定非常明亮吧。”

“等我钓鱼回来了，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长发的女生走了过来。她也是那群大学生中的一个。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正说岬角上灯塔的灯光很美。”

“岬角！啊……”

她回头看了看后面。

“喂！宫部，那就是你之前说的猫鼻山吗？”

这个女生向戴眼镜的大学生问道。

“啊，是的。那就是传说中的猫鼻山。阿幸，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戴眼镜的青年笑着走过来。

“哪里，这孩子说猫鼻山的灯塔很漂亮呢。”

“是吗？只从这里看过去，也没什么哪？”

眼镜青年回头看了看旁边的褐发青年。

“说起来，那只是迷信吧。怎么样，现在去探险

吧？”褐发青年看了看大家。

“佐久间，还是算了吧。如果是真的就太危险了！  
是吧？理莎。”

名叫阿幸的长发女生看了看另一名女生，她是短发的。

“就是，还是算了吧。那人不是再三嘱咐不要去吗？一定有原因。”

大学生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喂，我说，你们在讲什么呢？”

正太觉得没劲，问身边的女生。

“这个，今天从本浦港的渔夫那里听说了，最好不要靠近猫鼻山。因为那里曾经受过诅咒，就算是白天，当地的人也尽量不去。”

“诅咒？”

“听说这里过去曾经有过起义，当时有很多人被处死。所以，直到现在，在那个海岬上还留有被处死人的怨气。因此，当地人尽量不去。而且，听说时常还能看到鬼火飞动。”

这时男生之间一阵欢呼。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猫鼻山吧。阿幸、理莎，你们怎样？”

“我们还是算了。”

“那么，你们就回家吧。喂！黑田，干吗呢？磨磨蹭蹭的。如果害怕，就待在这儿好了。”

三个男生开始走了。

“等一下，反正我们也要回别墅。”

女生们慌忙追着男生们去了。

## 五

等正太他们回到别墅，军平和乙松已经先回到房间里。在客厅，只有阿和一个人在看电视。

“你们回来了，烟花怎么样？”

“没什么意思，那些烟花都是些特别简单的东西。另外，那些大学生又来打扰我们。”

“大学生？是宫部他们吗？”



“他们都喝醉了，还把海边弄得一团糟，昭吾的母亲都气坏了。”

“哦，这么看来，你好像不喜欢三井、宫部他们啰。不过，你说打扰，是怎么回事？”

“他们擅自拿我们的烟花放！”

稍稍夸张了点，可正太也不打算说那些大学生的好话。

“所以你们就回来了，对吧？宫部他们还在海滨吗？”

“没有，他们说要去猫鼻山。”千佳接过话来说。

“猫鼻山？宫部他们说要去猫鼻山？”阿和的脸色稍稍阴了些。

“说是那边的海岬受过诅咒，所以要去探险。阿和，你说猫鼻山受过诅咒是真的吗？”千佳问道。

阿和一时没有开口。

“嗯，确实有这么一个传说。不过我想是迷信吧。我听说，在江户时代末期，平岛县里曾经有次大的农民起义。大家知道农民起义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农民集体向藩镇诸侯抗议，或是捣毁富商、富农的房子。”

小勇立刻回答。学习以外的事情小勇什么都知道。

“对！对。听说骚动结束后，起义的领袖们逃到这个村子来，官府也过来追捕。最初，村民们将领袖们藏了起来。可后来官府追究起来，最终村民亲自绑了领袖们，交给了官府，听说一共有十三个人。官府将那十三个人押到岬角全部处死，并且将尸体从悬崖上扔了下去。因此传说在猫鼻山留有被处死人的怨气。”

“是吗？起义领袖被村民出卖才被害的，有怨气也是当然的。”

正太点着头道。这时千佳不解地说：

“但是，那是江户时代的事呀！真难以相信。真的到现在都受诅咒吗？”

阿和笑了笑：“这个，怎么说呢。我爷爷是深信不疑的，渔夫是最迷信的了。我父亲就说那是迷信。猫鼻山周围的海水流动得快，再加上暗礁分布，时时有船触

礁。因此当地的渔夫才不太靠近的。从陆地到岬角也不是不能去，只是脚下乱石不稳，危险的地方很多。因此，如果不知道路的话会掉到海里去的。去年就有一个人从岬角掉下海淹死了。也就是说，人不靠近它，不是因为什么诅咒，而是因为危险。”

“那么，夜晚去不是更危险吗？宫部他们没事吧？”

小勇回头看了看旁边的窗子。从客厅的窗口看出去，有树木挡着，看不见海。

阿和歪着头想了想。“没关系的。要是真的去了，岬角的确危险。可是，第一次去的人，因为不识路，一般到中途就返回了。”

“阿和，你去过猫鼻山吗？”

听正太这么一问，阿和静静地点了点头。

“是的。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过。在岬角上有一排坟墓。说是坟墓，并没有埋着尸骨，只是像佛塔一样的东西，据说是明治时期村民们建的。这里的人叫它十三墓。”

十三墓是一个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名字，可是因为牺牲者有十三个人，也没有办法。

正太他们去厕所的时候，看了看军平的房间，那两个人坐在床上下象棋。

“怎么回事，现在才回来吗？罪恶是万恶之源哪。”乙松抬头说。

“在下面同阿和聊天呢。你们一直在下象棋吗？”

“我说，明天六点要出海，这样一来，五点半就要出门……小孩子还是早点睡的好。”

他一边盯着象棋看，一边做了个手势赶正太他们快走。晚饭前的比试里，小勇插了好几次嘴，所以这次军平警惕，不要他来打扰。

虽然军平说了要他们早点睡，可是还不到十点。不管怎么说，现在睡觉还早。于是，正太他们决定玩扑克。

三个人集中到正太他们的房间，小勇和正太坐在桌子两边，千佳坐在旁边的床上，大家开始玩牌。

“宫部他们真的没关系吗？”

千佳一边看着小勇正在洗牌的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都醉了，决不会乱来吧？”

千佳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定神看了好一会儿。除了灯塔忽明忽暗的灯光外，什么也看不见。

“喂，怎么玩？”

洗好牌的小勇问两个人。于是正太他们也回到原来的位置。

刚开始玩的是“抽大王”，但是因为总觉得担心海岬那边的情况，怎么也集中不到游戏上来。这时，千佳说：“哦，等钓完鱼之后，我也想请阿和带我去猫鼻山。”

小勇用力地点点头。

“啊，那也不错哦。我也想到有坟墓的地方去看看。”

如果是白天的话，就不用担心诅咒。而且如果和阿和在一起的话，那种危险的山路应该也能勉强走过去。

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牌，千佳从房间里撤出来，正太和小勇也上了床。

熄灯之后，周围突然静了下来，只听到周围不时传来的模糊的蝉鸣声。而浪涛声、汽车的声音完全听不到。

只过了短短五分钟，就听到旁边床上小勇睡着后均匀的呼吸声。听着听着，正太不知不觉也觉得眼皮垂下了，沉沉地睡了。

夜里，正太做了个可怕的梦。

梦见自己一个人在昏暗的山间行走。突然到了一处，眼前出现了一排长满青苔的坟墓。墓碑上还摆着个刚刚砍下来的首级。

是被杀的起义领袖吧。正太这么想着。那个首级睁开了眼睛，并且张开大口，哈哈地笑。正太大吃一惊，想要逃走，那个首级也浮了起来，飞着追了过来。正太拼命地跑，可是身体却不听使唤，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海上，正太便慌忙游了起来。

“要是累了的话，就游仰泳好了。”

听到了阿和的声音，看看旁边，刚才那个首级已经漂到水边了。

## 第二章怨灵的诅咒

—

“喂，快起来，快起来，要出发了！”

不知谁在房间的入口处叫。睁眼一看，房间里已经亮了起来。清晨的阳光正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来。

“要睡到什么时候？已经五点半了！”

军平从半开的门里探出头来，又叫道。

“啊，马上就去——”

正睡眼惺忪地在寻找床边眼镜的小勇忙答应道。急急忙忙洗完脸，整理好行装下楼来，见千佳正向乙松学习钓竿的使用方法。

大婶交给阿和一个像便当的包袱。看样子早饭要在船上吃。

“好，大家都到齐了。那么就出发吧！”

听军平这么一说，大家都上到车里。最后，阿和也



上来了。看来阿和要和我们一起去钓鱼。

走了一条和昨天一样的路，来到海港边。

在停泊的船边，站着一个戴着麦秸草帽的老人，似乎正在等人。

“爷爷，这就是别墅的客人！”

阿和介绍过之后，老人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儿媳妇和孙女受你们的关照了。我是美和的祖父，名叫井川三吉。”

“受到照顾的应该是我们才对。这么早，真是太麻烦你了。”

听乙松这么一说，老人夸张地摆着手。

“打渔的事已经交给儿子了，我只是闲来没事在附近打打渔而已。现在可以钓到竹荚鱼，我带你们去吧。”

“啊，竹荚鱼呀。那么，工具是……”

“已经准备好大家用的工具和鱼饵了。”

“是吗，那么只差喝的东西了。你们喝橘子汁，对

吧。”

乙松回头看看正太他们，看到大家都点点头，于是抱起冰盒，向位于港口深处的自动贩卖机走去。

“船在这边。”

阿和向船停靠的地方走去。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大船的最后，系着一艘小渔船。老人将拴船的绳子拉过来，让船头紧紧地靠在栈桥上。先上船的阿和接着正太他们的钓竿和行李，将它们放到船后去。接着大家陆陆续续上了船。

不久，乙松抱了个很重的冰盒回来了，全体都上了船。

这位大爷将船头拴船的绳子解开，在船后将伸到海里的绳子用绞盘卷起来——小船似乎是用锚固定在海底——提起锚来，船就完全自由了。

老人站在中间的驾驶席上操控方向。船开始缓缓地向港外驶去。

正太他们在船头坐下，而军平则在后面坐下。

“船在开的时候还是把帽子脱下来的好。”

阿和提醒道。速度还不怎么快，可是从正面吹来的风还是吹得帽檐叭嗒叭嗒地动。船继续向海上驶去，不久就出了樱江湾，绕过了右手边的一个大海岬。

“看，那不就是三日月滨吗？”

千佳指着前方。一绕过海峡，前方是一片白色的海滨沙滩，沙滩后面平缓的斜面上，可以不时看到红色或是蓝色的房顶。

“真的！是呀，我们已经穿过那个海岬的底部了。”

正太指了指右手边的一座小山，阿和点了点头。

“它叫做住吉崎。因为在山顶上有一个住吉神社。在六月的祭祀时，本浦的渔夫全都会去的。”

山顶上，虽然覆盖着一片茂密的树林，但从海岸到半山腰，处处还是能看到红黑色的岩石。

“我们去哪里钓鱼？”

小勇环视周围。

“大概是在那边的犬岛附近吧。那边常常可以钓到竹荚鱼、青花鱼呢。”

阿和用下巴指了指在海湾里漂浮的凸凹不平的小岛。说是小岛，还不如说是岩礁的好。船直接向犬岛驶去，在满是岩石的岸边关了引擎。

老人从驾驶席走出来，环视着周围的山，然后，将船后面的锚扔进海里，说：“先在这附近试试吧。”

老人边说边拿起驾驶席旁边的纸袋，从中取出好几根装有钓钩的钓具，以及金属制的小网兜。

“用过这种钓具吗？”老人问正太他们。

“嗯，钓沙丁鱼的时候。”

“那么，你们是知道使用方法的了。在钓具的下面安上这个网兜吧。把那边的糠虾搅动一下，让网兜里的鱼饵散出来就可以了。”

老人把身边的卷盘竿连同钓具一起分给了大家。准备放到网兜里的鱼饵则装在一个大桶里，它们全部被分到小笊篱里，要大家自己塞进网兜里。

正太和小勇钓过多次鱼了，可千佳连分给她的钓竿都拿不动，只好用乙松事先准备的钓竿。

“千佳，我来教你吧。”阿和来到千佳的身边帮

她。

这种钓具从主线上伸出好几根支线，在它上面装有类似鱼饵的鱼钩。用它来钓鱼，即使不在鱼钩上放上鱼饵，鱼也会自己上钩的。

在网兜里塞上诱饵糠虾之后，就把钓具扔进海里，网兜底部装有铅坠，便咕噜咕噜地沉到海里，等网兜沉到海底后，把线稍稍卷起来些，再用力地搅动竹竿，让网兜里的鱼饵散到海里。

不一会儿，咯噔一声，鱼上钩了！竹竿的前端被鱼一个劲地拉进海里。

“啊，来了！来了！”

正太忙卷起卷盘，竹竿相当大，一不小心就会脱手。

不久，海面上出现了鱼漂亮的身影。竹荚鱼有三十厘米长，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哟，真不错呢！”

“不行了哦，这一下！”

即使在船尾，也能听到军平和乙松激动的声音。旁

边的小勇也开始卷卷盘了。

“啊，怎么办？怎么办？”千佳着急地说。

“镇定点，慢慢地卷起卷盘就可以了。太着急了鱼会跑的。竹竿放直了！”阿和镇定地说。

船似乎正停在竹荚鱼的鱼群中。每下一次网，不一会儿就有一条两条上钩。鱼可真容易上钩呀！竹荚鱼的鱼群大体分为两种。底下的鱼群是三十厘米的大个儿，上面的则是十厘米左右的幼鱼。因此，不让钓具迅速沉到水底的话，就只能钓到小个儿的。

“啊，累死了。”小勇甩了甩握竿的左手，嘟囔道。

“那么，这次我们钓比目鱼吧。”

那位大爷笑着来到小勇的身边，他的手上也握着一根钓线，钓线从船舷垂下。

“这里还能钓到比目鱼吗？”

“这附近是竹荚鱼群，而比目鱼、鱼师鱼等等以它为食，也会过来。虽然现在的鱼师鱼还只是幼鱼，不太好吃，可是能钓到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大爷拿起卷着钓线的巨大线卷，递给了小勇。在卷线的顶端，装着一对带铅坠的钓钩。

“说起这比目鱼哪，还是先在这里挂上活竹荚鱼扔进水里。”

大爷从鱼槽里抓起一条小竹荚鱼，把鱼头挂在钓钩上扔进海里。钓线从线卷里滑出来，钓钩伸向水深处。

等钓具沉到了海底，便将手中的钓线交给了小勇。

钓比目鱼的时候，不能使用竹竿只能用手拿着钓具。

“说起这比目鱼，即使它上钩了，也不能马上就拉。必须等到它完全吞下钩去才行。”

大爷把自己的钓具借给正太。

不愧是比目鱼，可不像竹荚鱼那么好上钩，千佳还在一门心思地钓竹荚鱼。而军平、乙松则对钓竹荚鱼已经感到腻味，也开始钓比目鱼了。

乙松分给大人们啤酒，给孩子们橘子汁。

刚过七点，太阳还不那么高，海上吹来的风让人神清气爽。在船舷边坐下，右手握着钓竿，他们终于疲惫了。

“真的呢，岬角那里悬崖可真陡哪！”

突然，小勇指着那边的海岬。在大岛的岩石那边，横着个伸得长长的猫鼻山。可以看见它顶端上的白色的灯塔。在灯塔下面是一个陡峭的悬崖。

“不知宫部他们是不是安全地到了灯塔呢？”

小勇正歪着头想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大爷的声音。

“听说别墅里的那些学生昨晚去了猫鼻山哪。年轻人真是胆大妄为，没办法。你们可千万别去哟。”

## 二

大爷看着猫鼻山说：“那里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些诡异的地方。在岬角有一个十三墓，你们知道吗？”

“昨晚听阿和说过了。”

“听说以前，起义的十三个领导者是在岬角被杀的



。那是旧历七月一日，即使现在到了那个季节，听说在那里还是会有一些怪事。死人的魂魄会飞啦，听到有人叫唤的声音啦，诸如此类的。说起旧历七月一日，正好就是明天，那些亡灵又要出来游荡了吧。”

大爷的语调十分平静，就如说明天的天气似的。

“爷爷，你看到过什么吗？”

小勇悄悄地察看大爷的眼神。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胆大妄为的。完全不信那些老人说的话，所以曾经在旧历七月一日晚上，跑到岬角去捕章鱼。旧历的一号是新月的大潮，所以根本捕不到鱼。半夜里，我划着船去到岩石那里，提着煤油灯，围着岩石转了一圈，总算发现了章鱼。那里的岩石一直延伸到海里，所以有很多章鱼。我正一门心思地捕章鱼的时候，从后面的山那边吹来一股阴风。无意间回头一看，青白色的火光一个跟着一个飞了过来。连忙回到拴着船的岩石那儿，可是船却不见了。没办法，只有沿着海岸游回三日月滨，途中脚抽筋了，差点被淹死。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晚上决不靠近那个海岬。”

“为什么船会没了呢？”

“第二天，在西边的海滨找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拴船的绳子解开了。那种事真是稀罕。”

老人突然沉默了。然后用力地抖动抓在右手的绳子，“看，比目鱼来了！”

老人用力地拉起钓线。不一会儿在海面上出现了一条扁平的鱼。一条像坐垫一样的大比目鱼，被反身吊在了线端。

回到港口时，已经过了十点。钓了四个小时，成果有两条比目鱼，外加上百条竹荚鱼。可惜，只有大爷钓到了比目鱼，正太他们一条也没有钓上来。不过，大家都钓起了好几十条竹荚鱼。

于是决定把比目鱼和几条竹荚鱼做今天的晚餐，剩下的则请大爷做成鱼干作为带回去的土特产。

“我钓到二十五条呢！钓鱼还是很简单的嘛。”千佳耸了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鼻子。

“哈哈，这可真是‘初学的人易走远’哪。千佳，改明儿再去钓鱼吧。”乙松笑着怂恿道。

---

“对了，今天不用我挂那些黏黏的鱼饵，还勉强过得去。”

千佳害怕那些蚕哪蚯蚓之类的东西。

回到别墅，疲惫得不得了。钓鱼的时候倒没觉得怎么样，大概是待在船上不习惯，还很紧张吧。

正太倒在床上很快便睡着了。等醒过来，已经快一点了。

看看旁边的床，小勇不知上哪儿去了。

下楼一看，大家已经在食堂吃炒面了。

“阿正，你睡得特别香，所以没有叫你起来。”

小勇夹起桌上的竹荚鱼生食片。

“看，这是刚才的竹荚鱼呢。加上柠檬后味道完全不同了。”

“因为一直在海里游嘛，真难吃到这么新鲜的鱼哪。”

军平他们又开始喝啤酒了。

正太也马上伸筷子去夹生鱼片。

“已经求过阿和了。不过，她说不要告诉大婶。”

小勇小声地说。

“什么事？”

“就是去猫鼻山探险哪，昨天不是约好了吗？”

这么一说，正太终于想起约好钓鱼之后去猫鼻山的。

吃完中饭，正太他们拿着水壶出了门，只对大婶说去住吉崎那里。

出了别墅，在前面的路上向右拐，走了大约一公里，来到一个低矮的山岭。从右边的山延伸过来的低矮的山岭一直伸到海里。

走在前面的阿和，带领大家越过山岭后，走进了左边茂密的树林里。最初，山路还很清晰，往里走，树枝从两边伸过来，渐渐看不清路了。

“你看，这条路，不是当地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正如阿和说的，道路两旁，叶厚子肥的山茶树极为茂盛。其中，只留有一条宽约五十厘米的空隙，并且，不时的还有岔路，完全不知道哪条通往岬角。

阿和在茂密的树林里低着头走。正太的帽子好几次

被树枝挂到，几乎要掉了，于是干脆在路上脱掉帽子，放进了行李包。

在树林里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周围突然豁然开朗。走出树林，眼前横着黑黝黝的岩石，下面就是海。

“注意了，岩石很滑，不要到路边去。”

阿和回头提醒道。岩石之间有一些平坦的地方，隐约可以看到有人走过的痕迹。阿和小心地踩着岩石，走了过去。

好不容易走过岩石，这次又要上一个陡坡。上了坡，海岬那边有一条类似山岭似的平坦的道路。

从海岬的入口走了三十分钟，最后下了一条陡坡，眼前出现了一片空地。空地背面陡峭的斜坡下，有一排长着青苔的小石塔。

阿和先在墓前蹲下，双手合十，然后回头对正太他们说：“这就是十三墓了。”

正太他们也默默地双手合十。

这里的墓最高只有三十厘米，表面上刻着一些文字。但是被绿色的青苔覆盖，实在难以辨认。

再次环视周围，真是个阴森的地方。周围被茂密的树林覆盖，微微西沉的太阳光，从树叶间隙里射过来，洒在这片空地上。不仅是墓，地面上也密密麻麻地覆盖着青苔，杂草丛生。

“蛇！”

千佳低声地说。

在一排墓的正中，在石塔的底部，看到一条茶色与黑色花纹相间的蛇，盘成一团。正太一靠近，蛇马上抬起头来，怒目相视。

“没关系，是菜花蛇，只要不去招惹它，它是不会攻击你的。”小勇自言自语地说。

其实原本就没有谁去招惹它。

“阿和，灯塔在哪里？”千佳问道。

因为看不清，也不知道是海岬的哪一块儿。

“灯塔在前面一点。”阿和向着空地的一端走去。

在树林里再稍稍走远一点，来到一个周围用水泥固定好的、景色优美的地方。中间建着雪白的灯塔。在水泥基座附近，是一圈高约一米的栏杆，它的外面是一圈

草地，再往远处，则是阳光灿烂的天空，下面是一片蔚蓝的海。和刚才阴森的气氛完全不同。

“啊，太舒服了！”

千佳走到水泥栏杆边，张开双臂。

“离海面有好高呢，要是掉下去就没命了呀。”

小勇心惊胆战地看着栏杆的那边。

“当心哪，去年秋天有人从这里掉下去了。摔到下面的岩石上，粉身碎骨。”

听到阿和这话，小勇忙退了回来。

### 三

在灯塔旁边休息的时候，从后面的树林中传来喧闹的声音。树叶沙沙地响，出现了一个茶色头发的人。

“唉呀！真是的，真是的。”

原来是和宫部住一块儿的大学生。这个人应该叫佐久间。接着走过来的是宫部、两个女生，最后是染了金发的青年黑田。

“怎么回事？你们也来了呀。唉，要是和当地人在一块儿就不会迷路了。”

“我们真可怜，完全迷路了。看，这里都蹭破了。”

长发女孩皱着眉头指着手肘的地方。

“宫部？你们不是昨天就来了吗？”

阿和不解地问。

“昨天到处找路，结果还是不行，只有返回了。”

“后来想，要是白天的话，应该没问题。唉，不行，还是不行。”

“而且，在墓的旁边，竟然有蛇，真有点怕人。说真的，黑田，你可不可以不杀它呢？”短发的那个女生回头看了看叫黑田的青年。

这时，长发的那个女生也不由得说：“就是，你呀，说不定会有报应的。”

大家都盯着这个金发青年看。

这个叫黑田的金发青年立刻回了一句：“说什么呢！你们在那里哇哇地叫，所以我才想把它赶走呢。”



“最害怕的人不是你吗？而且拿那么大的石头去扔呢。不砸死才怪呢。”茶色头发的青年也回了一句。

似乎是大学生们杀了刚才那条蛇。

正太他们不由得对视了一下。阿和吃惊地问：“你们杀了墓边的蛇吗？”

叫黑田的青年一脸惊诧。

“真没想到，扔了块石头，并没有想要杀死它，竟会砸到蛇的脑袋上。”

“那么，蛇怎么了？”阿和的脸色铁青。

“没有……脑袋被砸破了，就在那里。”

阿和立刻回头看了看正太他们，“我们回去吧。还是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阿和不等正太他们回答就起身走了。正太他们也慌忙跟着走。大学生也不由得跟了上来。

回到十三墓，阿和环视周围。看看刚才蛇在的地方，根本没有蛇的影子。

阿和回头看看大学生们：“在哪里呢？”

“什么在哪里？哦，蛇怎么不见了。”金发青年看

了看墓的周围。

“我记得扔了块石头，它的脑袋被砸了应该待在这里才是。”

青年所指的地方，有一块比垒球还大一圈的大个儿的石头。石头的表面沾满了黑红色的东西，地上的青苔上也有。可是蛇的尸体却找不着了。

“怎么回事？还以为它死了呢，原来只是昏过去了。”青年黑田稍稍松了口气。

阿和在墓前跪下，这次拜了更长的时间。不久，她站了起来，看着大学生们：“在这里杀生，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来这里了。”

她说得斩钉截铁，大学生们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但是，那个叫佐久间的青年开口了。

“哦，真是有趣呀。你说一定会有大事发生，是怎样的事呢？”

“怎样的事？当然是不好的事啦。”

一听这话，其中一个女生笑了。

“阿和，我说你呀，还是中学生呢，你也真相信

报应、诅咒之类的迷信吗？”

另一个女生也笑了：“这个，我也觉得杀生不好，可是杀生与报应毕竟是不同的嘛。”

“就是，蛇不是没死吗？”青年黑田咧了咧嘴。

阿和好一会儿一直咬着嘴唇，瞪着大学生们。随后迅速地走开。走过树林中狭窄的道路，不久就到了海岬的出口。

“到了这里就认识路了。怎么样，今晚再试试吧。”

身后传来大学生们的声音。

“算了吧，已经受够了。”

“怎么了，你也害怕报应吗？”

“也不是。只是晚上到悬崖边上来挺危险的，一脚踩空就没救了。”

“但是，还是想到那个有灯光的灯塔去看看吧？相当浪漫的，不是吗？”

大学生们难道今晚还要去这个海岬吗？

阿和头也不回，一声不响地继续走。

沿着通往别墅的车道走了大约十分钟，其中一个大学生对正太说：“你们还要在这里待两周吧？有空来玩！”

一看，在道路的深处有一间木制的两层楼，在玄关的旁边，停着一辆跑车。这就是宫部的别墅。

与大学生们分手的时候，阿和仍然一言不发。阿和再开口，是回到别墅的事了。

“绝对不要同我母亲说去过猫鼻山了。在那里看到的事，也不要吱声。还有与那些人还是别来往的好。那些人一定会有不好的事发生。”阿和边说边用极为认真的表情看着正太他们。

阿和似乎也很相信猫鼻山的诅咒。

回到家里，大婶从里面走了出来。

“很热吧，住吉崎的神社怎么样？不太大，可是祭祀的时候，那儿可热闹了！本浦的渔夫全部会去祭祀的。”

这才想起对大婶撒谎说去住吉崎的。

“军平他们呢？”

“现在他们两个在午休吧？早上起得早，很累了。”

“怎么样？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千佳回头看看正太他们。

“我想去买能放上天的烟花。”

正太一说，小勇也要去。

“我也去。”千佳也马上赞成。

“唉，特地去了住吉崎，怎么又要去本浦。回来时顺道买了不就好了？”

大婶一脸不解。

“没有带钱。”千佳立刻找了个理由。

还不到四点，外面还很亮。只是西边的天空涌现出大量的积雨云，挡住了阳光。

走到本浦去，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路上有一个低岭，刚才一直在吹的风在这时停下来，反而更闷热。

“阿和非常在意呢。”小勇嘟囔道。

“在那种地方杀生，真是没常识呀。不管怎么不信迷信，也觉得不舒服不是？”千佳直率地回答。

“但是，蛇不是没死吗？”

听正太一说，小勇倒陷入了沉思。

“流了血不是。被那么大的石头砸到，还被砸破了头，却没有死？”

“或许已经死了。只不过有什么人迅速地把尸体藏了起来吧。”

千佳低声说。

“大学生们真的今晚要去吗？”

正太回头看了看猫鼻山，在三日月滨那边，横着个突出来的长长的海岬。或许是因为夕阳西下吧，整个海岬一片黑影，只有周围的海发着银色的光。

#### 四

在本浦的超市买能上天的烟花时，天气还好，刚一回到别墅，就下了一阵猛烈的大雨。

“唉，这样子就不能放烟花了。”

小勇看着窗外不时出现的闪电，嘟囔道。

“但是，这不挺好的吗？如果在来的路上遇到雨的

话，烟花就全完了。”

的确如千佳所言，在住吉崎的山岭上看到西边天空一片昏暗的时候，真是慌得不行了。急急忙忙跑下山岭，这才没遇上雨。

远方，雷声轰隆，好在没往这边来。

“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一点也没察觉到。”军平从二楼下来。

“十分钟之前。”

“是吗？因为开着窗子，床边全湿了。唉呀，还是去叫醒关屋的好。那家伙打雷都醒不了。”军平忙回二楼。

不久，乙松也揉着眼睛下楼来。

“呀，睡得真死啊。还是在船上太累了。”乙松边说边去了厕所。

军平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取出香烟。“说起来，你们下午怎么样？出去了吗？”

“对，这个……”

正太看看周围，确定阿和、大婶都不在，才说道：“

---

去了猫鼻山，也看了之前说的十三墓。”

“怎么样，那个十三墓，是有十三个木头柱在那里吗？”军平一脸不解。说起来，军平他们并不知道猫鼻山的传说。正太把之前的事，简单地说了说。

“嗯，农民起义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有些诡异的地方，还是不要靠近的好。当地人说的话最好还是听。”

军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哪。

这时，大婶从里面走了出来：“洗澡水已经热了，请一个个地洗吧。”

“那么，我先去了。”千佳立刻站起来。

从厕所出来的乙松说道：“我们玩象棋或是花纸牌吧。”

“是呀，好久没玩花纸牌了。”军平笑了。

于是决定千佳不在的时候，四个人玩花纸牌。大家集中到军平的房间。

“不管怎么说，在墓地杀生，唉！现在的年轻人真胡来。”军平一边发着花纸牌一边自言自语道，似乎是想起了刚才正太的话。



“说什么呢，啊？”

因为乙松也感兴趣，于是军平和小勇一起又把猫鼻山的传说、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嗯，因为那里有含恨而终的人的坟墓，所以当地的人也尽量不靠近那里。对了，那个猫鼻山在哪儿呢？”

乙松回头看了看窗子那边，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小了。窗外一片粉红。

“看！那个海岬。”

打开窗户，远眺猫鼻山，可是海上笼罩着一层浓雾，根本看不到海岬的影子。

大家决定和平时一样玩花牌赌博。大约玩了三十分钟，大家输输赢赢的。

这时，千佳过来了。“我好了，下一位请。”

“我去了。千佳，怎么样，你代替我再玩吧。”小勇站起来对千佳说。

“我不会玩这个呀。”

“没关系，我来教你。”千佳正想退缩，正太硬拉

她坐下，教她玩纸牌。千佳真是聪明，只两三次就已经掌握规则了。她终于鼓起勇气，赌了一百元，而且还真赢了。

“好，这次是八点，下注吧。”

她抓起堆在床上的钱，放在手里把玩着。

洗完澡回来的小勇大吃一惊：“哟，千佳，真厉害！这些全是你赢的吗？”

这次该正太去洗了。他匆匆忙忙地进到澡盆里，胡乱地洗了洗就跑了出来。刚上到二楼，就听到千佳的笑声。

“正太，这丫头是赌博的天才呢，我们全都赌穷了。”

千佳坐的床上，百元硬币堆得像小山了。

正太之后，军平、乙松也相继去洗了澡。因为晚饭准备好了。于是决定休息一会儿。

“吃完饭再来吧？！”千佳似乎已经被花纸牌迷住了。

“好，这次一定不放水了。”军平用力地点点头。

“就是，就是，刚才是照顾初学者。再不把赌博的残酷性教她，将来可就糟了。”

于是，两个人口里死不认输，慢慢走进了食堂。今晚的菜，仍是早上钓的比目鱼和炸竹荚鱼。

“这个可能就是我钓的哦。”

小勇抓起一条炸鱼的尾巴，仔细端详。

“你还能知道这个？说不定是我钓的呢？”

他们边说边吃饭。因为大人们开始喝酒了，看来短时间内是完不了的。

“等雨停了去放烟花吧。”

正太刚提议，千佳立刻问：“那花纸牌怎么办？”

“花纸牌，放完烟花后再玩。”

说着，把刚买回的装着烟花的袋子抱了出来。顺道去了三井家，把昭吾约了出来。

雨过的海边，空气清新，让人神清气爽。

来到海边，拿出爆竹来，依次点好。

红色、绿色的火焰一起飞上了夜空，啪地张开了。然后火星缓缓地落到海面上。

“哇，太美了！”

和昭吾一起来的那位阿姨感叹道。

还是能放上天的烟花比较好玩。

“妈妈，妈妈，也给我买那样的吧。”

昭吾连连求母亲。

“但是，你不敢点火呀。”

“我可以请这里的哥哥们帮我。没有关系嘛。”

“也是。那么等明天爸爸来了，让他买好了。”

两个人在正太他们身后说。

三个人买的烟花，平均下来不过一人三根，一下子就放完了。到底这些能放上天的烟花价钱太贵，三个人的零用钱也买不了多少。

点完烟花的瞬间，周围突然变暗了。

“宫部他们是不是已经出门了啊。”

不知什么时候，千佳盯着猫鼻山看。天空中还覆盖着云层，看不到星星。一片漆黑的海面上不时看到海岬灯塔的灯光。也只是在此时，才看得见海岬的影子。

。

“那不过是句玩笑话而已，不会当真的。”小勇回答道。

“下了那么大的雨呀，这种天晚上去，也太傻了吧。”

正太这么一说，小勇也笑了。

不过，大学生中真的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第二天就证明了此事。

## 五

晚上放完烟花，接着玩花纸牌。最初只是千佳一个人赢，不久，军平和乙松就开始有运气了。千佳的百元硬币也渐渐地少了。正太和小勇则直到最后也没有交上好运。

最先输光手上钱的是小勇，他立刻退出了游戏。随后，正太也输了手头上的钱。于是决定放弃。接下来没钱的是千佳。

输掉手头上的百元硬币，千佳一本正经地说：“稍等

。”

于是回了趟自己的房间，从钱包里取出大约三枚百元硬币。

“千佳，还是放弃吧。”

乙松看不下去了，忠告道。可千佳斩钉截铁地说：“还没有，还没有，现在才开始决胜负。”

“好，那么来吧。”

坐庄的乙松开始发牌了，千佳一直盯着牌看。可是不久手上的百元硬币就成了乙松的囊中之物。千佳看了看再次发下来的牌，把剩下的两枚硬币都下了注。

乙松翻出自己的牌，一张藤，一张樱，总共七点；军平一张红叶，一张坊主，共八点；千佳嘎嘎地笑了，把手中的牌亮了出来，一张梅花，一张荻共九点。

“啊，还是这孩子胜了。”

“那么这次我坐庄。”

千佳充满自信地看了看两个大人。

那之后，千佳当了回庄，先把军平的百元硬币全都赢了回来，接着继续和乙松拼。结果取得最后胜利的

还是千佳。

“呀，你这孩子，可真是厉害哪。真是永不服输。佩服佩服！”

输了的军平一脸感慨地说。

“真是哟，后生可畏呀。”

千佳高兴地数完百元硬币，回头对正太说：“这样一来，可以买好些个烟花了吧。”

因为玩花纸牌玩到过了半夜，第二天早上睡到八点多。

正太终于洗完脸下到楼下。大婶从外走进来，无精打采的。

“啊，正太君，早。”

“有什么……事情吗？”

“哦，听说有个住在宫部别墅的学生不见了。”

“不见了？”

“这个，还不清楚……一直到昨晚，都待在别墅里的。可到了晚上，人就不见了。最初以为是不是去散步了。越想越不对劲，左等右等不回来，所以很担

心。听说到处打听去了。车还在，大概是步行去的吧。”

“是个男学生吗？”

“对，听说名字叫黑田良则。”

“这个黑田一定是用石头砸蛇的那个年轻人。”

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大婶的丈夫飞奔进来。

“喂，找到那个学生了。”

“太好了，在哪里？”

“这个，一点也不好。死在猫鼻山的岸边了。”

“死了！怎么回事？”

“不知道。听说是今天早上，熊本大叔打渔回来时偶然发现的。他倒在猫鼻山顶前面的岩石上。头部流血，或许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吧。”

“那么，没有救了？”

“在旁边看了看，已经没有呼吸了，而且好像身体也硬了。”

“联络警察了吗？”



“对，听说警察乘船去了现场。我现在要去接别墅的人。”

这时，身后传来声音：“听说别墅的学生死了。”  
军平身穿睡衣，站在那里。

“啊，对，在那边岬角的海岸上。”

“你现在要去接别墅的人，带他们去现场对吧？”

“必须得确认身份。”

“那么，请也带我去吧。”

“哦。”

大爷瞪大了眼睛。

“死因还不明，不是吗？要是让那些不相干的人弄乱了现场，以后就不好办了。我去指导那些警员好了。”

“指导？”

大爷眼睛瞪得更大了。

“这个嘛，这位先生原本在县警察总部工作。”正太看不下去了，解释道。

“啊，在县警察总部呀。”大爷似乎不太相信，盯

着军平的脸看。

“总之，先去联络别墅的人，我们准备一下，自己开车去港口那边，在那里会合吧。”

军平腾地回过身去跑上二楼。正太忙去准备。千佳和小勇已经换好了平时出门的衣服。

“唉，真是可怕。听说别墅的一个大学生死了。”

“是吗？谁？”

“这个……就是昨天用石头砸蛇的那个金发男生。”

“似乎是叫黑田来着。”

“听说军平要去现场呢，大概是坐船去吧。”

“坐船，死在哪里了？”

“猫鼻山顶前面的海岸上呢。似乎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

“摔下来？这么说，那个叫黑田的人又去海岬那边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或许是昨晚吧。听说早上起来人就不见了。”

正说着，军平和乙松从二楼下来了。

“军平，我们也去行吗？”

“你们？”

军平想了想，点了点头。

“还不知道船上坐不坐得下，总之，先去港口那里吧。”

说着忙进到车里。

到了港口，岸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后面驶来一辆轻机动车和一辆红色跑车。

“哟，正好。那些就是那帮学生。”

军平来到跑车旁，对座位上的青年们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带着四个人向井川大叔身边走去。

“带这些人去海岬的，是哪条船？”

“那边的船可以坐四个人，另外大爷的船可以坐五个人。”

“不能坐在一起吗？”

“各个地方不同，这里用不了大船。”

“知道了。学生们由你运过去，我们坐大爷的船

。”

军平上到昨天坐过的船上，正太他们也忙跟上。

站在船头的大爷吃惊地看了看正太他们。

“你们……也去吗？哪里可有死人呢。”

“大爷，这些孩子们认识被害者。想带他们去确认遗体。

听了军平的话，大爷似乎仍是难以置信，摇了摇头。可还是勉强解开了拴船的绳子。

不久，船沿着和昨天一样的道儿，出了樱江湾，向西行。从昨天钓过鱼的那个犬岛旁边通过，直奔猫鼻山的前面而去。不久，到了岬角，于是放慢了速度，开始左转右转。从船舷向外看，只见黑黑的岩石，其中，还有好些直伸到海面。

大爷一边看看周围的岛一边切换方向盘。似乎在利用周围岛的位置确定船行的方向。

不久船靠近了岩石之间狭窄的沙滩，在沙滩上已经停有两艘小船，船头搁浅。在沙滩上只看见三个男人的身影，其中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船停靠在沙滩上后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接过船头的拴绳，绑在近处的岩石上。

军平，随后是乙松，跳下沙滩，正太他们也紧随其后。

“是亲属吧？”

五十上下年龄的警察问军平。

“不是亲属，是住在旁边别墅的人。认识死者。”

“听说有住在一起的学生？”

“乘后面的船来。我说，现场保存得怎么样？还是不要让人随便靠近的好。”

“不好意思，你是？”

听到军平发号施令，警察一脸狐疑的从头到脚看了看军平。

“我是原平县警察总部的人。”

听军平这么一说，警察的态度立刻变了。

立正，右手敬了个礼。

“失礼了。我是樱江町本浦派出所的人，叫小棕光。”

“辛苦了，现场怎么样？”

“啊， 在那边的岩滩上 。 我带您去。”

警察带着军平向沙滩走去 。 沙滩深处是有着大小石头的岩滩。在一块有人那么大的岩石上，趴着个身穿T恤和短裤的男人，满头金发平平地贴在头上，从它下面流出黑红色的东西，润湿了岩石表面。

### 第三章事故？他杀？

—

尸体摊开趴在这么大一块岩石上，自然从海上也能看见了。正太他们没有靠近尸体，只在离得稍稍远一点的地方聚成一团。

只有军平和乙松登上尸体倒在的岩石上，仔仔细细地观察死尸的情况。然后，不时向站在身边的派出所警员提些问题。

身后传来船声，回头一看，装有外置发动机的小船，正慢慢地往沙滩上停。坐在船尾，控制船的是阿和的父亲。在船头坐着四名表情凝重的大学生，他们似乎等不及船在沙滩上停好似的，一个接一个上了岸。最前面的是戴着眼镜的宫部。宫部踉踉跄跄地跑到正太他们身边。

刚从尸体边回来的军平，无言地用下巴朝悬崖下的

岩石那边指了指。

“黑……黑田！”

宫部大叫。跟在身后的学生也屏住呼吸盯着眼前的尸体。

“是你们的朋友，没错吧？”

军平低声地问。学生们全都微微点了点头。

“阿良真的死了吗？”

长发的女生轻声问宫部。

宫部疑惑地看着军平。

“目前，具体情况还不详，不过死因是头盖骨骨折，加上颈部受伤。”

军平抬起头来，“从死者的位置看来，似乎是从上面摔下来的。”

死者身后悬崖峭壁巍然屹立。崖顶一直延伸到昨天看到的灯塔边。

短发女生双手一捂脸，哭了起来，长发的也放声哭了起来。

“我是本浦派出所的小棕。这次真是深表遗憾。”

---



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有点不近人情，不过能告诉我被害人的身份吗？”

派出所的警察，有所顾忌地轻声问宫部。

“啊，他叫黑田良则，家住新泻市……”

“新泻？很远哪。是来这里玩儿的吗？”

“不，我们这些人是平岛大学的学生。黑田也是平岛大学经济学部三年级的学生。”

“可以告诉我，大家的姓名住址吗？”

“我叫宫部胜，家住平岛市昭和町 2-50 号。电话是 ××××……”

宫部说完，这位褐色头发的男生开口了：“我叫佐久间大辅，现住在平岛市荣町 3-20 号平岛大青叶宿舍。手机号是 090-8152-××××……”

“不好意思，你家里也住在……”

“佐贺县东松浦郡坂根町 2-4……”

“是九州人哪。”

警察这次看了看短发的女生。

“我叫大野木理莎，家住平岛市南町 7-10 号。家里

电话是 236-××××。”

这个叫大野木理莎的女孩，随后欲言又止，立刻下定决心地说：“这个，我知道黑田家的电话号码。”

这个短发的女生拘谨地回答，边从平脚裤后面的口袋里取出手机。

“那样最好。那么，能打个电话吗？”

警察走到这个女生身边。短发女生按了号码后放在耳边听，可是似乎没有人接。于是摇了摇头：“他们家里的人好像不在。”

“糟糕！那你知道他在新泻的住址吗？”

女生摇了摇头。

“那么，让警署的人去调查好了。可以告诉我电话号码吗？”

警察看着女孩的手机，把电话号码写在了记事本上。最后看了看长发的女生。

“我叫山根幸子，家住冈山市桥本町 3-6 号。现在住在平岛市松野町 3-6 号五月公寓 802 号。手机号是……”

等长发女生说完自己的住址，警察离学生们稍稍远了点，这次取出自己的手机开始说了些什么。

“我是本浦的小棕。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是平岛大学的学生，叫黑田良则。家里嘛……”

声音顺风飘了过来。

打完电话的警察再次回到学生们身边。

“黑田的父母交给警察去联络。那么，我想稍稍问问黑田死之前的情况，请到这边来。”

警察带四个人回到小船那边。

再看看军平，他在尸体躺着的岩石周围慢慢地转着，不时还仔细地观察一下脚下的岩滩。突然向阿和爷爷所在的方向喊道：“这附近涨潮时，海水会上来吗？”

“不会，即使是大潮，也只到那边的沙滩，这附近总是干燥的。”

“那么，这摊水是昨天的雨啰。”

海岸边岩石的背面，有一摊浅浅的水。军平围着死者周围转了转，对大爷说：“真是花工夫呀。我们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可以出船送我们吗？”

学生们还坐在小船中接受警察的质询。军平从他们身边走过，迅速地上了自己的船。警察匆匆忙忙地对军平说：“这个，我想马上樱江署的人就要来了……”

“不了，我们就此告辞了。对了，在岩石背面掉有香烟，请你去问问，是不是被害人的东西。”

小船立刻发动了。

“大爷，那个悬崖上面怎么样？”

军平回头看着海岬问道。

“就像看到的一样，那个悬崖上面建有灯塔。灯塔周围用水泥加固了，有悬崖的地方全部装有栏杆。所以，只要不翻越栏杆，是不会踏空的呀……”大爷沉思道。

“如果是半夜里摔下来的，就表示那个叫黑田的青年夜里去了灯塔。或许是在黑暗中被栏杆绊倒了吧。”

“不会，不管灯塔下面怎么暗，灯塔周围是相当亮的呀。而且栏杆都到孩子们的胸了，只要本人不是存心的，是不会翻到栏杆外的。”

“本人也有可能故意翻到栏杆外面才从悬崖上掉下

来。”

乙松插了句话。

“也就是说，也有可能是自杀的啰。”

军平这么一说，大爷迅速地看了看周围的海。

“我昨天也说了，那个海岬是个有很多传说的地方。半夜跑到那种地方去晃，哪会有什么好事。况且，今天还是墓主的祭日。大概是被那些怨灵缠住了吧，事实上，去年秋天也有人从那里掉下来摔死了。”

“嗯？”

军平抱着胳膊。

船不久就到了本浦的港口。

刚靠到岸边，就有个穿衬衫的年轻男人跑了过来。

“井川——，你回来得正好。不好意思，能再出一趟海吗？警察到了。”

年轻的男人对大爷喊道。他身后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灰色客货两用车。有好些个穿西服的男人和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抱着铝制箱子、相机，站在那里。

“我的船哪坐得下这么多人。”

“熊本大叔也回来了，分乘在两艘船里吧。”

年轻男人说着向身后的人们招了招手。

“请坐这艘船。另外一艘马上就回来。”

与正太他们擦肩而过，先是穿西服的人们上了船，其中一个不客气地盯着正太他们看了会儿。

“不好意思，你们刚去了现场吗？为什么去现场呢？是被害人的朋友吗？”

“嗯，也算。”军平回答道。

“请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

“你是什么人？”军平也不客气地看了看穿西服的男人。

“我是樱江署的伊势。”

“啊，是主管的刑警呀。我叫若月军平，现住在写乐医院休养所。我们这里的这些人都是这样。”

穿西服的刑警被军平自大的态度弄得有些生气了。可是，他仍然微微点了点头，说道：“之后，我可能再来问你一些事，到时候就麻烦你了。”说着便上了船。

另一艘船也回来了。于是穿制服的那些人上了船

。

“那么，我们也到灯塔去看看吧。”军平轻声地说

。

“还是等等那些大学生们，弄清事情经过的好。”  
千佳说道。可军平摇了摇头。

“学生们被警察带走了，短期内还出不来。所以还是去灯塔周围看看的好。你们知道去海岬的路吧。”

“昨天请阿和带我们去过，当然知道了。”

“好，在警察去之前，快走吧。”

军平立刻向客货两用车走去。

## 二

车没有回别墅，直接向猫鼻山入口开去。翻过猫鼻山低矮的山岭，把车停在了路旁。再往前走，车就开不了了。

走进了昨天同阿和一起走过的通往海岬的路。

“唉，这路可真难认哪。这样看来，没人带路的话

，很有些困难呢。那个叫黑田的学生也知道这路吗？”

乙松边拨开树枝边问。

“昨天下午，他和我一起走过。”

穿过中间的岩滩，再次翻过树林中的一个坡，终于到了十三墓旁。

“渔夫们觉得恐怖也是正常的，这里真的挺阴森的。”乙松看了看周围。

突然，军平在最边上的一个墓前蹲了下来。

一看，墓前有一个新近遗下的烟蒂。乙松也在墓旁蹲了下去，但并没有伸手去拣烟蒂。

“滤嘴是茶色的，那么……那么是哪里的烟呢？Short Hope 也是茶色，可是要短一些才对。这个相当长呢。可能是加长型的进口烟吧。”

“刚才掉在海岸边上的是七星烟，它的滤嘴是白色的。算了，算了，采集的鉴定物还可以检查唾液。”

军平立刻站了起来。

“灯塔在这前面，对吧？”

从有坟墓的空地一角出来，穿过树林，那边就是



灯塔了。

去灯塔的周围转了转，用水泥加固的基座的周围也装了水泥栏杆。

栏杆外侧是狭窄的草地，再往前就是悬崖了。

“原来如此，从这里掉下去的话，一定会摔个底朝天的。可是……”

军平隔着栏杆向草地那边看去，可是草地挡着，看不到悬崖的下面。从这里只能看到海边沙滩那块儿。沙滩上还停着三艘船。

军平沿着栏杆走着，小心翼翼地观察脚下的水泥地以及旁边的草地。

“嗯，没有什么线索似的，也找不到什么遗物。”

这时，小勇叫道：“蛇！”

一看，发现灯塔的底部四角形建筑物的墙根处，横着一条茶色与黑色花纹相间的蛇。蛇头被砸碎了，身体周围飞着好些个苍蝇。

“这个，不就是昨天的蛇吗？看，在墓旁的那个……”

“但是，那是黑田砸的呀。等等，或许是受伤的蛇，爬到这里才死的。”

乙松不可思议地看看蛇的尸体，又看看正太。

“怎么回事，这条蛇是那个叫黑田的人杀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杀死的，不过听说他用石头砸墓旁的蛇来着。可是等我们回来看，蛇已经不见了。”

“嗯，这么说来，蛇被砸了之后，还是奄奄一息地爬到了这里啰。说起来，那个男生也是头撞到岩石死的呢。这么看来，那个青年黑田从这里摔下去，也是那条蛇干的啰。果然，蛇是很记仇的动物呀，到死也要讨伐敌人。没错，一定是这样。那个青年一定是被蛇控制才会摔下去的。”

“别……别说了，乙松。”千佳牙齿打颤。

“关屋，别吓这些孩子们了。今晚要是尿床就不好了。”军平笑着说。

“哈哈，也是。不过，也真奇怪呀，蛇怎么会死在这个向阳的位置呢？应该死在草丛里才对呀。”

“蛇就这样了，可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或是遗物

呀。在下面岩石的周围，也仔细查过了，只有尸体旁发现了滚落的烟盒。”

“这个与晚上出来散步有矛盾吗？”

“你看，手电呢？总不会连手电也没有就到了这里吧。”

“不错，你这么一说，的确应该带着手电来的。”

乙松看了看周围。

这时，悬崖下传来船引擎的声音。似乎警察和大学生们回来了。

“别让那帮人看到我们的影子，这就撤吧。”

军平忙顺着来路往回走。在悬崖下看不到正太他们的身影。可是如果船出了海，从海上一定能把灯塔周围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再次回到墓旁，正太不由自主地朝昨天看到蛇的地方瞧了瞧。墓旁落着个垒球大的石头，是昨天黑田用来砸蛇的那块。

“自杀的可能性怎么样？”乙松问军平。

“这个嘛，我问过住在别墅里的人，他们什么也没

说。可我的感觉，不太像自杀。”

“那么，你认为是事故或是谋杀啰。”

“怎么说呢。要把那个大个儿男生推下去，一定会遇到抵抗的呀。至少，现在没有这种迹象。可是说是事故，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

“总之，就是为什么会半夜去那种地方呢？”

两个人似乎忘了正太他们的存在，继续说着。

回到别墅时已经过了十点。早上连早饭都没有吃就跑了出去，肚子都饿瘪了。

“那么，怎么样了，那个学生他还是……”

大婶担心地压低了声音。

“啊，对，从岬角摔下来了，头摔在石头上，身体已经凉了。”

“唉，又是那里。”

“听说去年也发生了相同的故事？”

乙松看了看大婶。

“对，初秋的时候，一个住在出租的别墅里的男人……那也是在半夜。”

“半夜里为什么要到灯塔旁去晃呢？”

“大概是要写一篇关于地方资源开发的周刊报道吧。照了些别墅区的相片，大概还想去照些海岬的夜景吧，那边路很不好，或许是不小心摔下来的吧。”

“可能吧。对了，你们知道那个叫黑田的青年有什么特别的事吗？比如和周围的人关系不好啦或是有反常什么的。”

军平回头看了看正太。

“没有，除了蛇的事情之外，并没有……”

“有自杀倾向吗？”

这么一问，正太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毕竟之前并没有见过自杀的人。

吃了顿迟来的早餐，刚休息了一会儿，阿和从外面回来了。

“美和，港口那边怎么样了？他的亲属已经来了吗？”大婶立刻问道。

“不知道，尸体已经由警车运回本乡去了。”

“说起来，怎么回事，又是个半夜去猫鼻山的人

吗？那种阴森的地方，宫部怎么会知道？”

大婶似乎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劲地摇头。

“啊，对了，三井的别墅前停着主人家的车，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阿和回头看了看外面。

“今天是星期天，大概是昨天来的吧。”

大婶也瞟了一眼外面。听说三井先生也是医生，大概是诊治完病人才来别墅的吧。

等等，昨晚好像听到昭吾的母亲说，他父亲明天会来别墅的呢。这么说，是今天一大早才来的了。

### 三

吃完早餐，正太他们没事儿可干。

发生那件事之后，也没有心情去海里游泳了。

过了十二点，玄关的门开了。

“打扰了，若月前辈在吗？”

刚才在港口见过的那个叫伊势的刑警和派出所的警

员神情紧张地站在那儿。随后，看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军平，便匆匆地脱了鞋，进来了。

“刚才真是失礼，请容我再次自我介绍。我是樱江署刑事科的人，我叫伊势，刚才从安西科长那里听说了前辈的事情。原来科长也想过来的，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法来。他还一个劲儿要我向你问好呢。”

在站着不断说话的刑警前，军平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

“安西君现在是樱江署的科长了吗？请代我向他问好。你叫伊势对吧？和死者的家属联络上了吗？”

“是的，警署这边照会过新泻那边了。已经联系上了死者的父母，马上就到那边了。我想今天就能到这边。”

“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唉，他父母也一定很悲痛吧。那边有什么发现？”

“关于死因、死亡时间，因为解剖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能确定，但从现场的情况看来，他是从身后的断崖上摔下来摔死的。这一点，可以确定。从现场检查的

情况看来，他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所以，大概是昨晚十二点到两点之间的事。”

“尸体受伤情况怎样？除了摔下来受的伤外，还有别的外伤吗？”

“到处都有擦伤，可是并没有特别的伤痕。”

“也就是说，从死者的情况看来，他杀的可能性较小啰。”

“是的，只是听他的朋友们说，自杀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么看来，有一点不明白，受害者为什么夜里去那种地方呢？”

“别墅的那些人说了些什么吗？”

“啊，对，昨晚大家一起闹到十一点左右。过了十一点，大家就各自回房了。之后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对了，宫部胜和山根幸子去海边散步。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听说那时别墅前面的路上有灯光。”

“灯光？”

“对，猫鼻山方向的车道那边，忽闪忽闪地看到些灯光，大概是手电吧。”



“嗯，散了一个小时的步，正好是半夜十二点呢。”

“另外，还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时候，提起过海岬的事。这个，昨天白天，他们曾经去过猫鼻山。那时，好像是和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在一起。”

“对，就是那边的几个孩子。听说昨天下午去过猫鼻山了。在灯塔附近遇到了大学生们。然后，一起回来的。”

“听说那个叫黑田的青年在墓旁杀死了一条蛇？”

“去问问他们本人吧。还能听到好些有趣的事情呢。”

军平用下巴指了指正太他们那边。于是，刑警慢慢地来到了这边。

“不好意思，如果可以的话能告诉我昨天的事情吗？”

于是，正太他们把昨天在海岬那儿遇到那些大学生们的事大致说了说。刑警看着记事本边点头边听。话题转到蛇的时候，开了口：“这个，说起这蛇，其实，刚

才在灯塔那里已经发现了蛇的尸体……现在还不知道它是被黑田杀的还是怎样。你们在墓旁看到的是怎样的蛇呢？”

小勇正了正眼镜说道：“是一条菜花蛇，浅褐色的，上面还有黑色的花纹。在灯塔旁死的那条蛇也是同一种类，应该是同一种蛇。”

“你们见到了蛇的尸体？”

刑警一脸惊异。他并不知道今天早上正太他们已经去过海岬了。

“啊，对。刚才，想去黑田摔落的地方看看，所以一直去到了灯塔那边。”

小勇边说边瞟了瞟军平。军平一副不知情的样子，正在抽烟。

“什么？你们已经去过灯塔那边了？”

刑警看了看军平的脸。

“当然，我们并没有弄乱现场。也没有碰过落在墓旁的烟蒂。对了，掉在死者身边的香烟，是谁的，知道吗？”

“那是黑田的香烟。大概是跌落的时候从胸前口袋里掉出来的吧。”

“那掉落在墓旁的烟蒂又是谁的呢？”

“在墓旁吗？”

刑警有些困惑了。

“不是有个带茶色滤嘴的烟蒂掉在那里吗？昨天傍晚，这附近下过一场大暴雨呢。烟蒂并没有湿，大概是雨停后才扔在那里的吧。死者的香烟是 mild seven 牌的，那个烟蒂一定是别的什么人的。”

“我并没有注意到。这就去采集。对了，你再去一趟猫鼻山。”刑警大声对旁边的警察喊道。

目送着刑警们急急忙忙地离开，军平叹着气嘟囔道：“哎，看来，他向学生们取证也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们还是再干一次吧。”

“喂，去宫部的别墅看看吧。”乙松慢慢地站了起来。

“对！那些学生们也已经回别墅了不是。在他们回去之前再问问的好。”

军平说着也站了起来。

走到宫部的别墅去，五分钟都不要，可是正午的太阳照射着路面，脸上都觉得发烫。

宫部的别墅建在树丛中。

在玄关处打了声招呼，从里面走出个短发女生，好像就是那个叫大野木理莎的。

“在这么忙的时候，真是不好意思，可以问你们几句话吗？”

军平说道。理莎一脸不解。

“这个，你是警察吗？”

“啊，不是。我们是和这些孩子们一起住在别墅的人。”

这时，宫部从里面走了出来。

“啊，是宫部君哪。关于黑田的事，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

“啊？”

“我叫若月军平，这位叫关屋乙松……我们是写乐医院横山泰三先生的朋友。这些孩子们担心黑田君的

事，所以想过来问问。就是这么回事。请让我们进去。”

军平不等对方回答就开始脱鞋了。

#### 四

宫部的别墅不像写乐医院休养所那么大，一楼的窗边，有一间铺着木板的大敞间，里面装有壁炉。当然，现在是盛夏，壁炉里并没有点火。

在铺着木板的中央有一张大沙发，沙发上只坐着军平和乙松两个人，正太他们和大学生一样坐在地板上。

“你叫宫部，对吧？真羡慕你，有这么豪华的别墅呢。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军平环视了一下房间。

“他是做不动产方面工作的。”

“哦。这里的别墅也是府上开发的吗？”

“啊，不是。这里不是。”

“听说大家是平岛大学三年级学生？说起来，三

年级了，马上就要写毕业论文、找工作啦，应该很忙了吧？”

学生们互相望了望。

“哦，算了。说起黑田君的事，昨晚他为什么会去海岬那边呢？……”

“这个，我们也正奇怪，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讨论。”

宫部神经质似的眨着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

于是，那个叫佐久间的青年开口了：

“那个家伙，真是有些奇怪的地方。上周来到这里之后，也曾经一个人出去……昨晚，大家一块在这里吃饭喝酒，一直玩到十一点左右。之后，大家要么去洗澡，要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或是出去散步，然后就睡了，所以好像谁都不知道黑田的事。”

“昨晚十一点之后，外出的只有宫部和山根吗？”

军平看了看褐发青年和那个短发女生。两个人对望了一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说起来……”

宫部远望着窗外。

“黑田似乎很早之前就对这里感兴趣了。夏天之前，不知怎么提到我家别墅在这里，就一定要来玩玩……这次的计划也是他提议的。”

于是，长发的大野木理莎也说道：“对啊，他连海岬的名字也知道呢。对猫鼻山也是一直感兴趣来着。”

“猫鼻山的事……”

“我们回来后就去海里游泳去了。那时，他就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个海峡看呢。对吧……”

佐久间说道。于是，长发的山根幸子也提高嗓门道：“就是。而且，到了傍晚一下子就不见了……”

宫部也用手推了推眼镜，慢慢地点了点头。

“那家伙，一直瞒着我们，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一定知道些什么。”

对四个人的话听得津津有味的军平，咳咳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么说来，黑田很早之前就对猫鼻山充满兴趣啰。原来如此，所以昨晚也可能是他本人自己要去的。可是，半夜里要出去，是需要照明的，他拿

了手电吗？”

学生们互相望了望。

“手电，这里只有三只，都收起来了。”

宫部回头看了看房间墙角处的柜子。大型旅行包里头有三只。

“他有自己带来的吗？”

“这个……他一个人去散步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我想大概没有带手电来吧。”

宫部于是拿起桌上的香烟，点燃了火。是七星烟。于是，不久佐久间也从口袋里取出了烟。这个也是七星。

“唉，大家都抽一个牌子的烟哪？”

军平盯着桌上的烟盒看。

“不到本浦那边就买不到香烟不是，所以论条买的。我们这里的人都用七星呢。”

七星的滤嘴是白色的。也就是说，落在墓旁的是另外一些人扔的烟蒂。

“那么，你们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呢？”



军平也从口袋里取出香烟，问道。

“听说黑田的父母今天就会来樱江町。”

“即使葬礼在新泻举行，我们也应该在这里守夜不是？”大野木低声地说。

“那个，他家里人会干。即使我们不去也……”

“我们也该走了。之后就交给宫部好了。你父母不是明天回来吗？”佐久间盯着宫部看。

“要回去的话，还是大家一起回去的好。不过，没有车怎么回去呢？”山根开口道。

“就借宫部的车嘛。宫部，坐你父亲的车回去不就好了？”

“阿良已经去世了。阿幸、佐久间，你们也太自私了吧。”大野木加重语气叫道。

“可是，我们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呀。哦，对了，你正迷着黑田呢。”佐久间哈哈地笑了。

“阿良喜欢的是阿幸，又不是我。”大野木坦白地说。

山根忙提高了嗓门：“理莎，不要说这么奇怪的话！”

“啊，我知道！昨晚你和宫部君出去散步之后，黑田君心神不宁的，等你和佐久间君回到二楼之后，还待在这里呢。我想去洗澡，跑下楼去的时候，他还一个人在看电视，等我从澡堂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或许是想着你们的事，跟着你们去了也说不定。”

“我们只是有些热，去海边转了转而已。对吧？”  
宫部慌慌张张地回头看了看山根。

“就是，你别那样乱猜！”

学生们开始争论了，于是，乙松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说起来，宫部、山根，你们昨晚去海边，有没有发现奇怪的光？”

“不是海边，是别墅前的路上，向西看，在路的那边，的确看到有微弱的光。”

“是手电的光吗？”

“或许，我觉得是。”

“那个，如果是黑田君的话，就表明黑田君是带着手电的。”

乙松稍稍回头看了看军平。

“最后问一句，他有自杀倾向吗？”

军平缓缓地问，可学生们只是互相对望了一下而已

。

“打扰了。这或许不是我这个局外人应该说的话，可是，你们大家应该在黑田君父母的面前忏悔才是。”

出了别墅，军平叹了口气。

“哎！好友去世了，可是不管是谁，都是漫不经心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搞不懂。”

“也太自我为中心了，可是，说起来，也真奇怪呢。那个叫黑田的学生为什么对猫鼻山那么钟爱呢？”

“它和这次的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哎，要是再有一两个线索就好了！”

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大家已经回到别墅附近。

“啊，是哥哥们呢！”

是昭吾。昭吾身后，有两个大人的身影。一个是他母亲，另一个是一个稍胖的中年男人，似乎是昭吾的父亲。

“爸爸，他们就是住在写乐医院别墅里的人。”

昭吾向那个稍胖的男人介绍道。

“啊，是么。我是平岛市千田町开业的内科医生三井昭一。你们是写乐医院的医生吗？”

昭吾的父亲似乎把军平和乙松当成了医生。

“啊，我们只是横山医生的朋友。他好意让我们住在这里而已。”

乙松忙纠正道。

## 五

回到别墅，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了，可早饭吃得迟，所以并不觉得饿。

“中饭再稍稍等等吧。”

大婶说着进到里面去了。

“那么，怎么办？”乙松看了看大家。

“好不容易来休养，再这样到处为案件奔波，也太麻烦了。以后的事就交给警察好了。我们好好的休息

休息吧。”

“就是。流着汗在尸体身边寻找，可是什么收获也没有。我们还是就此罢手吧。”乙松也轻轻点了点头。

“当时，就这样的话，总觉得不舒服呀。那个叫黑田的人为什么要去猫鼻山呢，还是个谜呀。而且，墓旁的烟蒂、蛇的尸体，都是个事儿呀！”

千佳看了看大家。

“我也觉得应该再调查调查的好。就这样的话，黑田就成了死于事故了。”

正太也赞成千佳的意见。

小勇歪着脑袋说道。

“我也觉得应该再进行一些调查。那个叫黑田的人，一定是知道猫鼻山的一些秘密吧。”

“秘密？怎样的秘密呢？”

乙松颇有兴趣地问。

“就是，比如说，在那里藏着宝藏什么的。”

“哟，还真有趣呢。嗯，藏在人们不去的地方还真是个好办法呢！”

“关屋，你还真信呢？”军平哈哈地笑了。

乙松忙摇头道：“说什么呢！这也是常识嘛。”

“这么说，那个叫黑田的青年是去寻宝啰。”

乙松正说的时候，突然千佳开口了：“说起来，去年秋天从那里掉下来的人，也是来这里进行调查的。”

大婶也说过这样的话。听说那个来对资源开发情况进行调查的人，也同样地从灯塔旁掉下来摔死了。

“不错，和这次的事件是一样的。那件事去问问樱江署的科长好了。”

“问我爸爸也能知道。”

千佳探了探身子。千佳的父亲是每日新闻平岛分局的记者。

玄关方向传来昭吾的声音。

“大家不去游泳吗？”

看看外面，身穿泳裤、头戴麦秸帽的昭吾站在那里。

“怎么样？”

正太回头看了看小勇他们。

“这个，没什么心情去游泳……”

听千佳这么一说，乙松忙摆了摆手：“说什么呢！大家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做侦探的。去游游泳，消化消化吧！”

千佳站了起来，换上泳衣去了海边。在水边，昭吾的母亲撑着太阳伞站着，她身边，是昭吾的父亲，他身穿泳裤坐在那里。

“不好意思，没打扰你们休息吧。”

那个阿姨笑着迎了过来。

“这孩子一个劲地说，和爸爸一块游泳一点意思都没有。小孩子还是和小朋友在一起比较好呢。”

他的父亲笑着抚摸着孩子的头。

不久就和昭吾游了起来。

“说起来，今天早上警车从门前的路上开过，发生了什么事吗？”

游了一会儿，坐在沙滩上休息的时候，昭吾的母亲问道。

“住在宫部别墅里的一个叫黑田的人在那边的海岬

下面死了。好像是半夜的时候从灯塔上摔下来的。”

千佳指了指猫鼻山。

“啊？”

昭吾的母亲沉下了脸。

“你说的宫部，就是在西端的那个别墅里的？”

昭吾的父亲也来到了旁边。

“对，主人儿子的好几个朋友住在那里。前天晚上还在这里放过烟花呢。那个叫黑田的人和昭吾是好朋友来着。”阿姨压低了声音。

“那么，那个学生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叔叔瞟了一眼儿子那边。昭吾正在稍远的海边上用沙堆山。

“那边路不好，晚上根本没法走。”

“阿姨，你也去过吗？”

听千佳这么一问，阿姨轻轻点了点头。

“嗯？啊，对。去年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全家曾经去过一次。途中有悬崖，相当危险呢，对吧……”

阿姨似乎要人认同似的，看着自己的丈夫。



“我这种人有恐高症，所以决不想再去第二次！年轻人可真是胆大呢。可是，死在那里就有些……他家里的人已经来看过了吗？”

“还没有。他家是新泻的，最早也要等到傍晚了吧。”

“新泻吗？他的父母可真是难办哪！好不容易送他上了大学。老婆，你也要好好监督昭吾，别让他胡闹才行。”

叔叔再次看了看儿子那边。

这时，从背后传来了声音。回头一看，是阿和站在堤坝上对着这边招手。

“差不多了，吃中饭吧。”

“啊，你们还没有吃中饭吗？”

阿姨奇怪地问。

“啊，对。早上去了趟海岬那边，所以……”

“这可不好意思了。你们能来陪昭吾，谢谢了。啊，还有，刚才的话能对昭吾保密吗？那个孩子有些神经质。”

阿姨快速地说，因为昭吾向这边跑了过来。

“知道吗，爸爸说要给我买能放上天的烟花了！今晚去海边吧。”分手的时候昭吾说。

“对了，我们也该去买烟花了。”

千佳这才想起，昨晚玩花纸牌赚了一大笔呢。

回到别墅，军平他们已经吃过中饭了。今天吃的仍然是炒面。

“没什么改进的，真是抱歉。今天早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忙，没空出去买东西。傍晚之前会买回好些东西来，今晚就可以做些好吃的了。”

大婶解释道。正好，正太他们还没什么食欲，炒面就好了。

军平吃完饭，拿起了饭桌上的一张地图。

“向管理员借了樱江町的地图，待会儿你们也看看吧。”

“樱江町的地图？”

“我想知道别墅前的道路到底通向哪里；还有，从猫鼻山山脚向西，那里情况又怎样呢。”

军平说着，抱着地图去了客厅那边。

说起来，从别墅前的道路出来，翻过猫鼻山山脚处的一个低矮的山岭，一直往西延伸。

但是，军平为什么会在意这样的事呢？正太他们也忙吃完炒面，去了客厅。在客厅，军平和乙松正头碰着头在研究地图。

“我懂了，那条路沿着半岛转了一圈，就回到樱江町本乡了。”

这本乡是樱江半岛山脚处的一个城市，是樱江町的中心。来这里的时候是开车从那里过的。既有 JR 车站，也有市政府和警察。

“那么，从本乡沿着那条路可以到这里啰。”

“看来是这样。不过路好像不太好。怎么样呀，开车去看看吧。”

军平看了看大家。

“军平，为什么那么在意那条路呢？”

小勇不可思议地问。

“就是说，要去猫鼻山也可以不用通过门前的这

条路，对吧。要通过本浦市的话，就一定会被人发现，但如果从那条路走，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到猫鼻山了。之前那个烟蒂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从那条路去的。”

军平笑了。

说是不再调查黑田的死因了，可是军平到底放不下这个案子。

## 第四章猫鼻山之谜

—

沿着别墅前的路向西走，直接就到了猫鼻山山脚。刚翻过通往海岬的一个小山岭，汽车就一个劲地晃了起来。

“唉，真是名副其实的烂路！”

军平撑着左右摇晃的身体，仔细观察车前方的路，突然向乙松叫道：“快，停一下……”

前方道路稍稍宽了些，右手的山脚处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军平下了车，跑到空地里，开始察看地面。正太刚想走过去，就听见军平大声说：“不要到处乱走，注意脚底下！注意了，看看有没有轮胎的痕迹或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掉在这里。”

不久，军平站了起来，回头对乙松说：“关屋，从这个轮胎的痕迹应该可以知道汽车的类型吧。”

军平站的地方，有一小摊水，湿湿的红土上刻着崭新的轮胎印。

“看，怎么样，和平时使用的轿车不同呢。我想大概是拖拉机之类的吧。”

地面上的轮胎印相当深，也相当粗。

“也有可能是吉普车呢。”

“不会，轻型车的两个轮胎之间不会隔得这么远。我想这应该还是拖拉机才是。嗯，没错，后轮是双胎。”

军平不时地看看轮胎印，又看看道路那边。

“我说，这轮胎印怎么了？”

“这个非常新，至少是昨天雨后才有的。”

“不是警察的车吗？”

“绝不是警车！看来，昨夜以后，有车在这里调头，再开回那边去了。”

军平指了指路上。在乱糟糟的路上，有着清晰的轮胎印，它在这里转了个弯，向西边去了。

“应该是这么回事：昨晚雨后，有一辆拖拉机来了

这里，拖拉机从那边的路开过来，在这里停下，司机在这附近做了些什么，然后又转了个弯回去了。”千佳一脸兴奋地看着军平。

“不， 还不能那么肯定。 只能确定在这里转了个弯又开回去了。”

军平很慎重的。 但是，真的只是为了转弯才开进来的吗？一定是有什么事儿，才开进来的吧。

“怎么样，再往前看看吧。”

乙松问道。于是军平也点点头回到了车旁。

路仍旧难走，再加上不时有沙石从山上落下。

刚才的轮胎印仍清晰可见。

走了大概三十分钟，突然，道路好走了。路也加宽了，两旁的山上也能看到橘子林了。 驶过橘子林，两旁的路上开始三三两两有了些人家。

路尽头有间加油站， 于是乙松把车开了进去，边等着加油，边和店员聊了起来。

“这前边的路可真是难走呀！”

“您是从本浦来的吗？”

“看了看地图，似乎可以通到本乡，所以试着走了走。”

“到底只是县里的路呀……路也不好走，还绕了个大弯，当地的人也很少走这里的。往海港那边绕还要快些。”

“这么说，这里从没见过从那边开过来的车啰？”

“各人不同吧，外来的人倒是常有来的。”

这时军平开口了：“昨天有没有看到过从这里通过、一直往那边开的拖拉机？”

“嗯，让我想想。橘农的车倒是开来过，另外嘛……”

“就是说并没有看到不认识的车，对吧。”

店员摇了摇头。

“这里晚上经营到几点？”

“晚上九点。”

“是这样。就是说，那之后就不知道有没有车开过了。”

“对，这前面没什么人家，我想半夜应该没什么车



来吧。”

正好，这时油也加好了。

“怎么样？是继续往本乡走，还是折回呀？”

坐在驾驶席上的乙松问军平道。

“这个嘛，也没办法再走了，还是往回吧。”

于是，车再次颠颠簸簸地回到山脚的那条乱糟糟的路上。等回到别墅前，已经过了四点了。

刚把车停到别墅前，站在玄关处的女生就走了过来。是那个住在宫部家的长发女生山根幸子。

“哎呀，太好了！听说您不在家，我正想着这可怎么办呢。嗯，可以打扰一下吗？”

幸子瞟了瞟周围，压低了声音：“有些关于黑田君的事，我想跟您说说。”

“没关系……是不太想让别人听到的话吗？”

“让那些朋友听见的话，就……”

“那么，去里边说吧。”

军平说着，打开了玄关的门。然后请幸子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请从里边出来的大婶拿了冷饮。

“这里的人都是自己人，没有关系。”

幸子点了点头，可一时却没开口。

“怎么了，不是发现了什么事吧？”

被这么一问，她终于开口了：“这个，刚才和大家谈了好多，黑田君除了我之外，另外有感兴趣的女人。”

“啊？”

“就是说，理莎说得并不正确。阿良……我是说黑田君。不是说他昨晚想着我和宫部的事情，跑出了别墅吗？我想应该弄错了。”

幸子稍稍激动地说：“阿良感兴趣的是住在那边别墅里的女人……就是那个带着小孩的……”

“是三井吗？”乙松插话道。

“对，对，就是那个三井的夫人。”

幸子撇着嘴笑了。

“阿良这人，不是有些危险吗？你看，就是所谓的幽会了。不是说过了吗，他老是不在，我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说而已。阿良悄悄地到三井家别墅去了。”

“真的吗？”

乙松瞪大了他细长的眼睛。

“嗯，我曾经跟踪过。那是四五天之前的事了，白天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只有他半途中上了岸。我觉得奇怪，就跟去了，谁知，他跑到三井家别墅去了……是从窗子……”

“那时三井在干什么呢？”

军平插嘴道。

“那对母子，在海边玩呢。”

“那么，就不能算是幽会，只能算是盗窃。如果对那个母亲感兴趣的话，应该等到她一个人在的时候潜进去才是。不会特意等到不在家的时候。”

“不，我不这么认为。或许是准备去偷内衣什么的吧。”

“他偷了什么吗？”

“没有，过了十分钟左右，就出来了，什么也没有拿。或许是没什么看得上的吧。”

“真是难以置信！”

“可是……阿良从一开始就很奇怪呀。他对三井母

子特别地亲切……他驯服了那个孩子，也常常找那位夫人说话。我想一定是有什么企图。啊，对了，或许他已经和那位夫人好上了呢。不只是幽会，或许是去偷情……昨晚，大概也去了三井的别墅。”

“明白了，这话还是不要到外面说的好。注意了，不要传到死者家属的耳朵里。”军平低声地说。

军平生气地看着幸子回去，不久，不吐不快地嘟囔道：“真是的，这是个什么女生！这种损害死去朋友名誉的话，还能这么得意地说！”

“那件事，是真的吗？”

“什么？”

“她说那个叫黑田的学生和那位三井夫人有奇怪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也是那个女生的想像而已。无非是卑鄙的人在那里瞎猜罢了。”

“可是，你想想，如果那个叫黑田的学生真的潜到三井家去过的话，是想干什么呢？”乙松盯着军平的脸。

## 二

傍晚，阿和的父亲要去送食物，于是，正太他们也决定搭便车去本浦。千佳要用昨晚赢的钱买烟花。在充满鱼腥味的车厢里晃晃悠悠地往本浦去，正太突然问大叔：“去年秋天在猫鼻山死的那个人，也是住在别墅里的吗？”

“对，他住在那边租出去的别墅里，说是要报道全国别墅区的情况。可是住到第五天就死了。”

大叔用下巴指了指路的左手边。别墅区的边上，排着四间小型的三角形屋顶的房子。

“是怎样的人呢？”

“嗯，三十多岁的男人。总是带着相机，到处摄影……真没想到，最后会那样……”

“他是自己做饭吗？”

“让我想想，哦，对了，在本浦的食堂吃。晚上也曾店里见过他。”

这时，坐在后面位置上的小勇探了探身子。

“有谁知道那个人的情况吗？”

“照看那间租出去的别墅的，也是那间食堂的老板，那对夫妇应该最清楚了吧。是“渔协”旁那家叫柿本的店。不过，你们怎么对那件事这么关心？”阿和的父亲不解地问。

“听说黑田也是死在同样的地方，所以才……”

“是吗？说起来真是接二连三哪。我们家老头子说是十三墓的诅咒，可想想也怪。去年的那人好像也是半夜出去的。然后就死在了悬崖下。我想你们应该也听说了吧，过去在那个岬角上被处死的人的尸体也全都扔在了那个悬崖下。村民们想把他们葬了，可是政府的人不准。那个地方即使涨潮，海水也不会上来，所以尸体就一直落在悬崖下面。”

“去年的那个人，死的原因查明了吗？警察应该调查过了吧。”

“和今年一样。樱江署的人来了好多，最后还是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事故。这么看来，年长人说的话也有

一定道理。听说那里以自杀而闻名的。就算没有那个心，到了那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跳下去。我们家老爷子老是担心，今后该不会接二连三有人要跳吧。你们可千万不要靠近那里呀！”

说着，车已经开过住吉崎，到了本浦港边了。

四个人在“渔协”旁下了车。在“渔协”经营的超市买了好些烟火，顺道也买了些糖果，这才出了店。

“那不是食堂吗？”

小勇指着路那边挂着门帘的店。门帘上写着“柿本”。玻璃窗开着，可以看到里面。店侧是柜台，它的对面只摆了三张桌子。是一家很小的店。从店内出来个穿着白色炊事服的大婶，在门帘旁边挂上了个灯笼。看来不只是饭食，这里还卖酒。

千佳小跑到店前，对大婶说：“你是柿本吗？”

大婶奇怪地回过头来。

“是的，你是……”

“我们是来别墅的人。有些事想问您，可以吗？”

“别墅？啊，是写乐医院休养所的客人哪。”

大婶蛮有兴致地看着这三人。

“听说有两位老人，井川非常佩服你们呢，院长亲自打电话来，看来是个相当大的人物。警察也很尊重你们哪。你们的爷爷该不会是国会议员吧？”

正太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面面相觑。看来军平和乙松的事，已经传到本浦这里了。

“不是，只是个老人家而已。不过和写乐医院的院长关系好罢了。”

随便地回答了一下，忙进入正题。

“其实，我们是来问关于去年秋天在猫鼻山死的那个人的情况的。”

千佳刚这么一说，大婶忙看看周围。

“不管怎样，先进来吧。”

于是领着三个人到店里的桌前坐下，对着厨房里喊道：“孩子他爸，写乐医院休养所的客人来了，说是想问问之前那个记者的事。”

从里面慢慢走出来个身穿白色围裙、头发花白的大叔。身材粗犷，感觉是个比军平小十岁的人。



“是你们想听国枝的事？”

大叔直盯着三个人的脸。

“听说去年秋天也有人从猫鼻山上掉下来摔死了。因为听说他是在这家店吃饭的，所以……”

听千佳这么一说，大叔轻轻地点了点头。

“啊，他是在“渔协”听说我是那间别墅的管理人，所以过来了。顺道我也帮他做中饭和晚饭……真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他叫国枝，对吧。”

大叔立刻跑到里面，拿出来一张名片。

“国枝忠雄……怎么说呢，写了很多报道，再把它卖给杂志社，有点像生意人。”

“他是自由撰稿人哪。是特地从东京来的吗？”

小勇看着名片。在住址栏里写着东京的住址。大叔看到千佳取出记事本把名片抄了下来，很是不解。

“你们为什么调查这件事呢？”

“今天早上，叫黑田的人在同样的地方死了。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正太这么一说，大叔也点了点头。

“说起来，那里可真是一个所谓的鬼上身的地方哪。那个国枝，完全看不出会自杀，每天精神饱满地到处采访。”

“他采访些什么呀？”

“这个，就是三日月滨别墅区的事情啰。泡沫经济时在全国各地建起了别墅，可等到不景气时，就多了好些空房子了。这里也是这样。我想你们也看到了，在三日月滨建有十几家别墅，可是最初的主人，要么就放弃了，别墅也就成了空房子，要么就想把它给卖掉，可是也难得有买主。国枝说他就是想采访全国的别墅区的。”

“国枝是去年来这里的吧，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千佳问道。这次，大婶开口了：“他住进租的别墅，是九月一号，去世是九月六号。来租别墅那天是我的生日，发现尸体那天可乱了，正好是我们家老头子的忌日，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也是轰动一时吗？发现尸体的是什么地

方的船？是熊本的船吗？”

“就是，这次也是熊本先生的船发现的。到底那里方便远眺嘛。”

“他也是从灯塔掉下来摔死的吗？”

“嗯，听说是半夜里从灯塔那里掉到下面的岩石上摔死的。去他租的那间别墅调查过，似乎也没有遗书之类的东西。”

“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比如成为谁的目标之类的。”

“成为谁的目标？”

“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杀的呢？”

听正太这么一问，食堂的老板——这对夫妇对望了一下。

“我说，老公，你留意到那件事了吗？”

大婶稍稍压低了声音。

“嗯，可是，这和国枝的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

“可是，那个人没见过呀。”

两个人开始小声地聊了起来，正太觉得无聊。

“发生了什么事吗？”

“啊，这个，不知道和国枝的事有没有关系……这里曾来过一个奇怪的客人。眼睛不太好的男人。怎么看怎么像犯罪集团的人。”

### 三

听食堂的大叔说，那个男人来的时候，正好是国枝死前两天的事。

“和平时一样，国枝在这里总是边吃晚饭边喝一杯。当时也有几个本地人。”

“对了，当时井川和熊本不是也在吗。”

“就在这张桌上坐着，和本地人聊天的时候，那个男人进来了。他在那边的柜台前坐下，开始喝啤酒。可几乎不开口。”

“就是，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呀，他也不理。真是讨厌的家伙。大体上，到了晚上，很少会有不认识的客人来这种店的。”

“大概喝到九点，国枝先出了店，然后那家伙也忙跟了出去。”

“那个男人是跟踪国枝吗？”

“我也奇怪，所以第二天问过国枝，可他说他没有注意到。国枝是在那之后第二天死的。”

“这件事向警察说过吗？”

“没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心都乱了，完全给忘了。等想起来，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这里的常客们聚在一起，说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才想起。说起来，那时曾有个奇怪的外人来过店里。我也总算想了起来。想起来之后，觉得很奇怪，可那个时候，已经判定国枝的事是意外了。”

“国枝本人不是没在意吗？他呀，关心的只是别墅主人的事儿。”

“对了。写乐医院啦、宫部啦，还有三井的事，倒是频频地问到。”

“三井？”

“你看，就是你们对面方向的别墅。那一家不论冬

夏，一到周末就来这里，他们可是利用别墅最多的。”

听到大叔这么说，正太他们相互望了望。又听到了三井的名字。

大婶拿来了橘子汁。

“可是，我觉得那个男人和国枝没有关系。国枝还是因为十三墓的诅咒才死的。你们知道吗？那里是过去残杀农民起义领袖的地方，也是把尸体扔下悬崖的地方。这次是第二个人了。或许一直要死人，直到和坟墓数一样，有十三个人为止吧。井川家的老爷子也说了，今天是那些农民领袖的忌日。还是怨灵的诅咒杀人吧。”

“笨蛋，无稽之谈！”大叔大声地训斥道。

不久，三个人就出了食堂。

已经快五点了，阳光可一点也没有弱。从周围的山上传来蝉的大合唱。

“你们怎么看，刚才大婶说的……”

千佳看了看正太他们。

“是十三墓怨灵的诅咒吗？”

“不，不是，是国枝这个人。”

“不是说他是自由撰稿人吗？去年在全国的别墅区进行采访不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去采访，他可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呢。我爸爸采访只用一天呀。”

“报纸写的东西少嘛。杂志的报道要长很多呀。”  
对于小勇的看法，千佳轻轻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可还是觉得奇怪。”

“因为那个像犯罪集团成员的男人吗？”

正太这么一问，千佳稍稍沉默了。

“也有一点奇怪。还有，那个叫国枝的人为什么对别墅的主人感兴趣呢？特别是三井……你看，黑田潜到三井家别墅里去了是不是？与三井有关的人，已经死了两个了。”

听了千佳的话，小勇正了正眼镜。

“那件事我也觉得奇怪。特别是黑田的事。他真的喜欢三井夫人吗？”

“我想是那个叫山根的女生的误解。你看，昭吾君

的母亲虽然也不是没有魅力……可是怎么看也过了三十五了，再加上有个那样的孩子在身边，真是……另外，那个叫山根的人性格也有问题。那种人说的话，不太信得过。”千佳对同性评价似乎相当苛刻。

“那么，黑田潜进三井家里，是假的啰？”

正太这么一问，千佳歪着头想了起来。

“不，那倒不是。只是不明白黑田潜进三井家的理由而已。又不是为了钱，对吧。”

“山根也说了，黑田马上就出来了，而且也没有拿什么呀。”正太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小勇咳咳地清了清嗓子：“直接问那位阿姨有点难，就问问昭吾君好了。那个孩子已经五年级了，或许会注意到什么吧。”“对，那样比较好。今晚放烟花的时候去问问吧。”

千佳也赞成小勇的提议。

回到别墅后，军平和乙松已经换上睡衣了。

“哟，买了好些烟花回来了呀。准备开烟花大会吗？”



“对呀，想约上昭吾，在海边放。”

“是吗，那可真不巧，他们全家刚才回平岛去了。  
。”

“回去了？”

三个人不由得同时叫了起来。

“啊，听说是家里有事。孩子过来告别，可你们都不在，好像有些失望了。”

白天一起游泳的时候，完全没有听说。或许是突然决定的吧。

“那么，他父亲也回去了。”

“应该是吧，看到他父母各开一辆车出去了。”

军平于是看了看三人。

“可是，你们买东西也用了太久了吧。去哪里玩去了吗？”

“怎么会！去调查案件去了。”正太尖声说。

军平吃惊地盯着正太的脸：“你说去调查案件，关于那个学生，有没有听说什么？”

“不是关于黑田，是去年秋天死的那个。”

于是，三人轮流向军平和乙松报告在“柿本”那里听到的情况。

“去年秋天死的那个男的，确实是因工作关系来的。”

“对，听说是自由撰稿人。”

“那个男的，住在这里是进行采访的。”

“准备报道全国别墅区的情况。”

“过去，泡沫经济时，在全国到处开发别墅区，等经济不景气了，到处都不行了，似乎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这里的别墅区，现在也几乎全空着对不对。”正太解释说。

军平抱起了胳膊，“原来如此，可是，为那种事，也没有必要特意待好几天呀。他收集的资料怎么样了？”

“不知道，或许被警察拿走了吧。”

“算了，反正还有些关于学生的事情，明天去一下樱江署好了。”

“我也打电话问问我爸爸关于那个叫国枝的人的事

。”千佳自豪地说。

千佳的父亲是每日新闻的记者，所以，关于同行的事应该有些情报才是。

#### 四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阿和的母亲向大家报告说：“听说，今天，那个遇难学生的父母要来本浦。说是一定要看看孩子去世的地方。我们家的老头子开船带他们去。”

军平轻轻点了点头。“作为父母，这是当然的啰。要去灯塔那边吗？”

九点过后，正太他们在海边玩时，看到海面上大爷的小船向猫鼻山开去。小船到了岬角后，有两三个人影下到了岩滩上。

因为相当远，看不见长相，应该是黑田的父母。

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小船返回本浦了。

正太他们忙回别墅，向正在客厅下象棋的军平他

们报告了此事。

“刚才，阿和爷爷的船把人带到猫鼻山去了，之后，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就回了。肯定是黑田的家人。”

“是吗？马上会到这里吧。怎么样？我们是去灯塔那边呢，还是在宫部的别墅等呢？”

“在宫部那里等比较好吧，也可以看看那些学生的反应。”

“也是，在死者家属面前，或许他们能想起些什么吧。”

两个人吱吱哟哟地站了起来。还不知道黑田的父母什么时候会来这里，姑且先去前面宫部的别墅，和学生一块等吧。

五个人到了宫部的别墅，看到红色跑车旁停着辆黑色的奔驰。身穿黑色西服的一位绅士，正小声地和宫部说话，看到正太他们，忙住了口。

“早上好。听说黑田的家人来了？”军平打招呼道。

宫部默默地点点头。绅士则只是瞟了瞟军平和乙松

。

“啊，他们住在写乐医院休养所。”

宫部说明道。这时，绅士立刻转变了态度。“啊，是吧？我是这孩子的父亲，名叫宫部弦三。这次真是给这附近的人们添麻烦了。”

“没有没有，可是说回来，宫部君的朋友可真是可怜呀。听说他家人也从新泻过来了。”

“对。我昨晚去本乡的旅馆里拜访过，向他们表达了歉意……他父母非常伤心，可真心痛呀。”

“那么，他父母昨晚是住在本乡那边了。”

“听说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然后去医院看了看孩子。”

“已经解剖了吗？”

“对，解剖过了。遗体也由他父母领走了。他父母希望今天下午在这里为他火葬，我们会帮忙的。”

“是这样呀。黑田一家是外地人，对这里不熟悉吧。所以宫部先生才来帮忙的吧。”

“不管怎么说，是待在我家别墅的时候出的事……”

可是话说回来，怎么会从那种地方摔下来呢……”房地产公司社长宫部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还是没找到原因吗？”

“警察怀疑他是自杀，可是问这些孩子，完全没有那个迹象。大概还是不小心摔下来的吧。”

这时，外面传来汽车停下的声音。回头看看，一辆黑色的出租车停在那里，它旁边还停着辆摩托，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骑在上面。是派出所的小棕警官。

“我带黑田的父母来了。”

先进到院子里来的警察稍稍提高了些嗓门。从出租车后面的位子上，缓缓下来一对年过五十的男女。男的是个戴着眼镜瘦个儿，后面下来的女的也是小小的个头儿，身材苗条。手上捏着手绢。看来是黑田的父母。

从别墅里走出青年佐久间、山根，以及大野木。大家全是一副奇怪的表情。

“这次，我孩子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过意不去。”

戴眼镜的父亲深深地行了个礼，做母亲的也频频低头。

“说什么呢！我家孩子带他过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才不知道说什么好呢。喂，你们还不来道歉？”

宫部催了催学生们。于是，学生们边小声地说着对不起，边低下了头。

“他的父母想去灯塔那边。你们呢，怎么样？”

警察看了看大家，谁也不回答。

宫部小声地对警察说：“这个，与其我们一起去，还不如他父母单独去的好。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带他们去灯塔吗？”

“是吗，那么，我们就自己去了。”

听警察这么一说，他的父母再次上了车。等出租车走了，学生们总算松了口气。

这时，军平拍了拍正太的肩。

“我们也去海岬的入口处那里看看吧。”

“我们也要去灯塔那里。”

“不，只要在出租车旁等就好了，等他们祭拜完了，就可以看到了。”

从宫部家的别墅出来到猫鼻山的入口，走路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只走了十分钟，就看到前边的路旁停着辆出租车。司机在车外抽烟。

“你是樱江町的司机吗？”军平打招呼道。

年轻的司机回答，说是本乡的司机。

“是你把黑田一家从本乡带过来的吗？”

“对，今天一天给包下了。”

“年轻的孩子去世了，真是太伤心了呀。”

“他母亲在车里一直哭。我就在想，我还有母亲，要当心车祸……”

“真是太那个了。比父母先死可真是不孝呀。”

“这么说起来……”

司机瞟了眼海岬那边。“你知道吗，去年在那里也有人摔下来了。”

“好像是。听说是东京的人呢。”

“就是。其实，带那个人来本浦的也是我。所以，



真是不知怎的，总觉得不舒服。”

“唉？是你开车送那个叫国枝的记者来的？”

“对，我在 JR 车站前等客人，谁知来了个抱着大旅行包和相机的人。他让我带他来本浦的别墅区。到了秋天，来本浦别墅区的客人非常少。并且，他在车上还问了好些个问题呢。”

“都问了些什么？”

“让我想想。他问我哪里有能住的地方，我告诉他在本浦没有旅馆或是民宿，但是有别墅可以出租，如果去渔协问问，还可以找人照顾起居。如果我没有告诉他这些，或许他那天就会返回了。”

“那是因为你对人亲切呀，别放在心上。另外，他还有没有问什么？”

“这个嘛，对了，还问了句很奇怪的话。说有把这里当作势力范围的犯罪集团吗？”

“犯罪集团？”

“对，那个人在帮周刊写报道不是。也许是职业好奇吧，问到了那个问题。”

“那么，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嗯，我说，在本乡繁华的街道上，倒不是没有那些堕落的人，可是不过是些比阿飞坏一点的家伙而已，要说真正的犯罪分子，真是闻所未闻。”

“哦，是这么回事呀。可是，真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呢。”

“可不是。所以，我也问他怎么会问这个，他说，开发别墅区的时候，常常有暴力集团牵连进来，所以想知道这里的别墅区是不是也有那些人介入。”

“原来如此，有那种事吗？”

“没有。这里的别墅区是平岛市房地产公司分出的一部分。规模又小，如果有那样可怕的人出入，一定马上就传开了。可是完全没有听说过呀。”

这时，警察在前面，后面跟着三个人，从海岬的树林中走来。司机忙熄了烟，坐回驾驶席。军平一看，忙向三个人所在的海岬那边迎过去。

## 五

黑田的父母从海岬回来，看起来很累。父亲则揽着母亲的肩。

“祭拜完了吗？”军平温和地问。

“是的。”那父亲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那孩子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一直担心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没想到他从那种地方掉下来……真是个傻孩子！”父亲伤心地说。

“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警察也问是不是自杀，可是，春天里回家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有那个迹象。大概是事故吧。听说他喝醉了，或许是喝得高兴要去灯塔看看吧。只能这么想。”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站在身边的母亲用手绢捂住了眼睛。

“其实，去年秋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是一个东京人死了。”

“对，那件事听警察说过了。听说那个海岬有些诡异，所以我儿子才会被鬼上身的。”

“对于那个叫国枝的人，你有什么印象吗？”

黑田的父亲终于抬起了头：“没有，完全……良则一直住在平岛，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大学里交的朋友。”

父亲这么回答的时候，母亲突然抬起了脸。

“听说，良则昨天杀死了蛇。哪一位可以告诉我那时的事？”

母亲依次看了看正太他们。

千佳说道：“这个，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可是听说黑田用石头砸了墓旁的菜花蛇。但是，蛇马上就消失了，或许还没有死吧。”

“但是，听说在灯塔旁发现蛇的尸体。”

站在旁边的警察咳咳地清了清嗓子。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们这种无聊的事情的，总之，请不要放在心上。蛇的事情，和您儿子的事故无关。”

“不，他在那种地方杀生，所以才会受惩罚的。但是，我想为良则说两句。那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曾经被蝮蛇缠住过，吓得要死。从那之后，他对蛇有一种

没有来由的害怕……孩子的时候，只是哇哇地哭，那之后，见到蛇就要用棒子去打，或是用石头去砸。哎，作为他本人，应该是太害怕了才反过来这样的吧……所以，这次，大概也是太害怕了才会拼命用石头去砸的吧。真是干了件蠢事……”

一口气说完这些，黑田的母亲用手绢捂住了脸。那两个人坐进车里，警察在前面带路，军平一直目送着他们向别墅方向开去。

“怎么样？我们不回宫部的别墅去吗？”

正太催促道。可军平站着没动。

“正太，我们两个就到这里了。”

乙松那么一说，军平也立马回头看了看。

“我和乙松吃过中饭要去樱江署。千佳，你父亲那里还没有消息吗？”

昨晚，千佳给她父亲打了电话，请他帮忙调查去年秋天死的那个叫国枝的人。

“没有，还没有消息。军平也注意到那个人的事了？”

“嗯，那个男的为什么要提关于犯罪集团的事情呢，奇怪呀。还有，在食堂里不是还出现了个像犯罪集团成员的男人吗？”

“就是，刚才听司机那么一说，我也觉得奇怪呢。”

“另外，墓旁掉落的烟蒂，关于这个，我也想听听警察的意见。看看情形，还想请他们调查一下那前面发现的轮胎印。”

军平思索着低声道。

“军平，你认为记者的事故和这次黑田的事故都跟犯罪有关，对吗？”小勇兴奋地叫道。

“现在，还不能说什么。只是发现了一些疑点。把它们联系起来，或许能发现什么呢。只是，目前说是事故比较稳妥。或许，真如当地人所说，是十三墓怨灵的诅咒也有可能。”

军平用手绢抹了抹脖子，快速地走了。

宫部的别墅前，还停着出租车与白色的摩托，可军平直接走了。

回到别墅，阿和在路边站着，出来迎接正太他们。然后，叫住了正太三人。

“见过学生的父母了？”

“对，真可怜！”

“就是。死去的人也很可怜，可是看到家属就更难过了。去年秋天发生事故的时候，看到位年轻的夫人和一个小孩子来认领尸体……”

“是么，阿和也见过那个叫国枝的人吗？”

听小勇这么一问，阿和轻轻点了点头。

“他住在租的那间别墅里，在这附近四处采访，所以……在路上碰到过好几回呢。和朋友一起还请他拍了照呢。”

“拍照？”

“在三井的别墅旁。我和朋友一起请他照的。”

“有那时的照片吗？”

“他夫人特地寄来的。听说把国枝相机里的胶卷洗出来，里面有好几张本浦的照片，所以……”

突然千佳探了探身子。

“阿和，求你了，把那照片给我们看看吧。”

“可以，但是你们为什么……”

“其实，我们正对去年秋天死的国枝先生进行调查呢。”

“啊，果然……你们昨天也去柿本那里进行了调查，对吧。”

阿和大眼睛转了转，看了看三个人的脸。随后压低了声音。

“我父亲听柿本先生说了。而且也问过派出所的警员，原来若月先生是原县警察本部的警官呀。所以才对这次的事故进行调查的吧。你们是若月先生的助手吧。”

“不是，我们是和军平合作解决事件的，并不是什么助手。”正太叫道。

千佳也叫道：“就是！我们并没有受那两个人的领导。怎么说呢，算是平等的合作者吧。”

“嗯？”

阿和盯着千佳的脸看了看，越发低声了。



“那么，也算上我吧。我呀，本浦的事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呢。”

的确，有当地人帮忙会方便很多。

千佳默默地看了看正太和小勇。

“明白了，那么，我们在调查什么，之后再慢慢跟你说吧。”正太做代表说道。

千佳也神色紧张地用力点了点头。

## 第五章自由撰稿人之谜

—

吃过中饭，军平和乙松乘车出了门。

似乎在等着两人出门似的，阿和从后面出来了。

“去个安静的地方吧。”

于是，她催着正太他们三个人走进了海岸旁的一个树林，在一棵柯树的树根处坐下，看了看三个人。

“在这里谁也听不到，没关系的。”

于是，首先，正太他们报告了此前的调查成果。阿和津津有味地听着，等说完了，不由得轻声叹了口气。

“之前，从来没想过那样的事呀。嗯，国枝和那个学生还真有可能是被谁推下去的呢。”

“现在还不知道。只是两件事都有好些疑点。所以我们也在调查。”

小勇这么一说，阿和透过树林向那边的海看去。

“去年秋天的时候，可是轰动一时呀。可是，最终判定是事故。国枝到处摄影，所以有可能是夜里跑去灯塔摄影的。”

“关于那个在柿本店里出现的、像犯罪集团成员的男人们，你听说过什么吗？那天晚上，阿和，你的父亲应该也看到了吧。”

小勇看着阿和的脸。

“没听说过呢。我父亲老是去柿本店喝酒，应该是看见了吧，可是在家里，他从没提过那件事。不过，或许他知道什么，所以要去问问。”

“另外，关于那个叫国枝的人在此逗留期间所采访的内容，你还知道些什么呢？”

“他夫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国枝的行李全部被夫人带走了，里面应该有很多资料才是。”

“你知道国枝夫人的联络地址吗？”

“应该知道。她寄照片来的信还在家里呢。”

“另外呢，对了。这个，关于三井的事，你有发现

什么吗？”

听正太这么一问，阿和不禁奇怪。

“昭吾君家里的事……我也不太清楚。它应该是这里别墅中最老的一间吧。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建在那里了，应该已经十五六年了吧。”

“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三井家的产业吗？”

“我想是吧。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三井夫妇就来这里了。不仅是夏季，一到周末他们夫妇就和朋友来这里住。”

“宫部家呢？怎么样？”

“宫部家的就新多了。是去年吧，不，是两年前，原来的主人把它卖了，宫部把它买了下来。可是，好像不太住那里似的。他儿子那帮人来这里住，也是今年才开始的。”

“这么说，黑田这回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啰。”

“我想是的。不过，我也不太关心别墅的事，因为我母亲是医院休养所的管理员，所以常常一起来，可是也不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其他的别墅里也有管理人吗？”

千佳突然想起，问道。

“没有，有管理员的只有写乐医院。常常有很多人待在这里，没有人照顾饭食也不行，对吧。我想，其他的别墅，是主人在管理。”

本浦的人和别墅的人关系似乎并不太亲近，应该也没听到什么值得参考的信息。

正太有些失望。

这时，阿和回头看了看三个人。

“对了，我的朋友可能知道什么，现在就去找她吧。对了，就是请国枝拍照时，和我一块儿的……而且，我应该知道国枝夫人的地址，去家里一趟吧。”

四人一道，立刻走出了别墅区。先去了阿和的家。阿和家在港口边一片乱糟糟的房子中间。房子很多，可是却很安静。

“这附近的房子都是渔夫的。所以，白天要么睡觉要么出海捕鱼去了。”

阿和进了一间平房。玄关旁边狭窄的前庭里长满了

美人蕉，在面向庭院的廊檐下，有一只猫在睡觉。

“稍等一下！”

阿和没有去玄关，而是直接从廊檐进了房子。猫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阿和，又再睡了。

阿和一会儿就回来了。右手拿着信封和几张照片。

“这就是国枝夫人寄来的信，这是请国枝先生照的相。”

于是在廊檐下坐下，先看了看信封的正反面。正面写着：

樱江町本浦 5689

井川三吉先生

背面写着：

东京都练马区大泉学园 2-30-××

San Flower 公寓 605

国枝三惠子

三吉是阿和的爷爷。听说是她爷爷收容遗体，又带着国枝夫人去海岬的。

信的内容是对此表示感谢，以及把遗留的胶卷洗过之后，发现其中有三吉先生孙女的照片，所以就寄来了。

照片确实照的是阿和跟一个同年的女生在一起，有三张。

都是以三井家别墅为背景，从前面的前庭，或是从后面照的。

“为什么在三井家别墅前照呢？”

正太这么一问，阿和歪着头想了想。

“这个嘛，嗯，对了，那个时候，我们正从三井家别墅前的路上走过，国枝正在别墅旁。于是，打了招呼，国枝说这间别墅很漂亮所以照了相。于是，顺道，也给我们照了相。”

要采访别墅区，建筑物的照片也是需要的吧。

“我们去我这个朋友那里吧。”

阿和从廊檐下站了起来。于是，猫也喵喵地叫着，把身子往阿和脚上蹭。

“马上，爷爷就要回来了，在这儿好好守着吧。”

阿和摸了摸猫的脑袋。

“真可爱呀。叫什么名字？”

千佳这么一问，阿和摇了摇头。

“是只野猫呢。所以没有名字。”

“野猫？”

“对呀，这附近有好多野猫呢。渔夫对猫很好的。而且去港口那边，会有好些鱼掉下来，所以不会饿肚子呀。”

阿和说着走了起来。沿着狭窄的道路左转右转，阿和停住了。然后，向着另一间低矮的房子喊道：“阿爱，在家吗？”

从里面传来女孩的声音，接着一个圆脸的少女揉着眼睛走到了廊檐下。她就是刚才照片里的人。

“在午睡吗？”

“对，因为一早上都在参加社团活动。”



“是吗，桶很重吧。美术社放暑假的时候都在自己家里活动，可轻松了。”

“哎，我还是应该参加美术社的。”

于是，那个叫阿爱的少女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接着看了看正太他们。

“哟，是别墅的客人们？”

“对，因为有事想问你，所以就过来了。”

“嗯？”

阿爱有点奇怪，可仍然在廊檐下坐了下来。

“你看，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阿和拿出照片，阿爱轻轻点了点头。

“还分给了我呢。是那个在海岬死去的人给我们照的。”

“关于那位国枝先生，阿爱，你还记得些什么吗？什么都行，奇怪的事，或者是留心到的事。”

“奇怪的事，或者是留心到的事？”

“什么事情都行。比如，那个人待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什么不知来历的人？”

千佳探出头去，可阿爱只是看着天上。

“我只在请他给我们拍照的时候见过那个人。那之后，他不是就死了吗？昨天死的那个大学生，最近我倒见过。他在港口那里，问了我父亲好些话呢。”

“啊，是猫鼻山的传说吗？”

“对，对，那个人很有兴致地问着。说什么，听说去年在那里有人死了。然后，我父亲就告诉了他关于十三墓怨灵诅咒的传说。”

## 二

阿爱，本名叫松下爱，她父母都是渔民。三天前的白天，正是正太他们到达别墅的那天下午。阿爱的父母在港口整理鱼网，阿爱也在旁边帮忙。去港口散步的大学生中，有一个金发青年走近来。开始问了问这里能捕到什么鱼呀之类的，然后，话题就转到猫鼻山上了。之后，那个金发青年还问了关于去年秋天死的国枝的事。

“那个金发青年问，听说去年秋天有个叫国枝的人摔死了。”

“黑田真的说了国枝这个名字？”

正太不由得提高了声音。阿爱拼命地点了点头。

“我也记得国枝这个名字，所以知道是那个人的事。”

“然后呢？那之后又问了些什么？”

“然后，我父母说是呀。还说，他死得很惨，所以那一定是十三墓怨灵的诅咒。后来，其他学生就问是怎么回事，我父亲就有些得意，说了那个鬼故事。女生好像挺害怕的呢。”

“黑田那之后没有问什么吗？”

“嗯，让我想想……”

阿爱陷入了沉思。突然说：“对了，他还问，那个人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和阿和你问的一样呢！喂，怎么回事？国枝的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反过来，她看着颇有兴致的阿和。

“唉，嗯。有点。你看，从去年开始，接连有两个

人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事故。你不觉得难受吗？所以，别墅的客人也留意上了。”

“也是，我父母也说那一定是被杀的农民领袖的诅咒。当地人是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的，所以不管怎样也不在夜里靠近它。可是外面的人，就不把它当回事。要是那个学生听了我父亲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小勇问道：“国枝知道十三墓的事吗？”

阿和跟阿爱对望了一下。

“怎么说呢，在柿本的时候，应该有人说起过吧。这件事你们去问问我父亲吧。”阿和回答道。

不久，他们就回到了别墅。在前庭里并没有停着车，看来，军平他们还没有回来。

正要进去，千佳突然想起，提议道：“我说，我们去三井家别墅看看吧。”

“但是，三井他们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我知道。只是在外面看看。并没有想要潜到里面去。”

于是，从车道另一面进到三井家的别墅。三井的别墅是钢筋混凝土的两层建筑。果然，外壁相当古老，白白的墙壁稍稍有些脏。

“去年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三井一家住在这里吗？”

千佳看了看阿和。

“没有，那时，好像谁都不在。啊，在这里也拍了照呢。”

阿和从信封中取出了照片。

“你看，就站在这里。”

照片中的两个人确实站在玄关前。阿和又取出另一张照片来。

“看，这里是背面。”

说着，转到了建筑物的背面。在后门旁有一棵巨大的樟树。树顶比别墅的房顶还要高。

“这张照片是在这里拍的呢。”

阿和走到离樟树稍稍远一点的地方，把照片给大家看。照片似乎是从下往上拍的，把阿和她们身后樟树

的树枝和二楼的阳台部分也拍了进去。

“奇怪！”

小勇正了正眼镜。

“这个窗子不是稍稍开着吗？”

阳台里面玻璃窗的窗框稍稍错开了。而且，从窗角还露出了点房里的绣花窗帘。

正太他们不由得向二楼看去。二楼的窗子紧紧地闭着，从这里也看不到窗框错开了。

“那时是忘了关上吧。”

正太说着。而小勇则一句话不说，忙环视了一下阳台和樟树树枝，然后，回头看着正太。

“你看，如果是你，应该能爬上那棵树，跳到阳台上吧。”

“爬树？”

“我是不可能了。可如果是阿正就行，你运动神经发达嘛。”

正太再次看了看樟树的树枝。

“有点难呀。毕竟建筑物前的树枝全被砍了呀。”

伸到阳台前面的两三根粗树枝已经被从根部砍了，这个从下面也能看见。“但是，这张照片里，树枝一直伸到阳台旁呢。”

小勇从阿和手上抓过照片，给正太看。不错，照片中，樟树的树枝一直伸到阳台旁。就是说，这张照片是在树枝被砍之前拍的。

小勇这次又面向阿和。

“阿和，你见到国枝的时候，国枝在干吗呢？”

“干吗？在那边的樟树旁站着呀。”

“说不定刚爬过树呢。”

“怎么会？”

阿和笑了。可是，她立刻停住了。“说是没爬过，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国枝的身上有种樟树的味道。”

“樟树的味道？”

阿和直接走到樟树旁，从身旁的树枝上摘下一片树叶，轮番放到大家的鼻子前。一种薄荷的味道。

“你看，樟树的树叶味道相当重呢。我记得，那时，国枝的衣服上就散发着这种樟树的味道。”

如果说樟树的味道沾在衣服上的话，就是说……

“另外，还有。”

阿和慢慢地说。

“我和阿爱是从那边的海岸上了这条路来到这里的。最初见到国枝的时候，他的帆布包是放在樟树树根处的。看到我们走近了，这才忙把帆布包背在了肩上。”

“也就是说，那之前，帆布包跟照相机是放在树下的啰。”

“只有相机，是挂在胸前的。”

“是吗，就是说，是挂着照相机爬的树了。”

小勇自言自语地，再次看了看二楼的阳台。

“就是说，国枝潜进了三井的别墅，然后照了些什么。”

千佳也低声地说。

从国枝的身上有樟树的味道，可以表明国枝是爬过树的。爬树时，衣服在树叶上蹭，这才沾上了气味的。可是，国枝又为什么要潜进三井的别墅里呢？拍了些什么呢？



“阿和，寄来的就只有这几张吗？没有别墅里的照片吗？”

正太逼问道，可阿和只是摇了摇头。

“他夫人只把我们的照片寄了过来。”

国枝的照片应该不只这些。如果看到其他照片的话，一定可以知道些什么。

“我再跟爸爸打个电话。让他快点调查国枝的事。”

千佳说到这里，轻快地转了个圈，向右跑去。

### 三

军平回到别墅，心情很不好。

“哎呀呀，真是累死了！”

说着，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立刻要了杯啤酒。

“从警察局的那些人那里听说了些什么吗？”

“算了，见到了樱江署的科长，问了他关于黑田君的事，还有去年秋天死的那个叫国枝忠雄的男人的事

，可他说两个都是事故。”

“事故？”

“总之就是，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半夜出去晃，不小心踩滑了，想就此结案。哎，只是从现场的情况和死者的情况出发，就下了结论。”

“那墓旁的烟蒂呢？怎么解释？”

“好像完全没有把它当回事呢。说是无关的人的烟蒂。”

“那卡车的事呢，有说吗？”

“不，没有说。看样子，他们并不打算重新调查，所以我就装做不知道。至于那两个受害者的身份，我已经把需要的信息全都问过了，一定会对调查有益的。”

军平取出了记事本。

“国枝忠雄，是周刊记者，擅长报道事件。在相当有名的周刊里发表有报道。可是，那个人为了什么特地来本浦，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不是采访别墅区吗？”

“不，本浦的人是那么说，可是听说那个叫国枝的男人，比较擅长追踪与犯罪相关的事件。来此之前，曾在平岛市待了一个星期。”

“在平岛？”

“听说，来认领遗体的他的夫人，是那么说的。可是，到底采访什么，他并没有告诉他的夫人。而且，采访中的事件也瞒着杂志社。”

“关于那个国枝的事，我们倒是知道了好多呢。”

这次，轮到正太他们报告了。

三个人开始介绍此前的调查情况，这两位便探着身子听。听完了，两人对望了一下。

“真没想到，比起我们去本乡调查，这些孩子们听回来的东西好像更有趣呢。”乙松赞叹地说。

军平也嗯嗯地点了点头，“真是呢！这次真被这些家伙打败了呢。可是……”

军平敏锐地看了看门外。

“那个叫国枝的男人，潜进三井的别墅，是想调查什么呢？”

“而且，那个叫黑田的大学生也去了。”

“是吗？你们听到说，那个青年潜进三井的别墅了吗？”

“嘿，还真有趣呢！”乙松盯着军平的脸。

“真是的。这家伙去干吗了呢？”军平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以后再说。已经知道国枝一家的地址了，打个电话吧。”

军平站了起来，向客厅一角的电话走去。拿起话机，拨了几个号。

一会儿，似乎有人应答了。军平说道：“突然跟您打电话，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国枝家吗？我是樱江町本浦的若月……啊，是夫人哪。对您丈夫的事，真是深表遗憾……不，不，鄙人并没有……”

似乎若月装成是本浦的居民。然后，对去年的事故表达了遗憾，接着，就开始不露痕迹地问关于国枝事故的事情了。

“我，在那之后也想了很多，对于您丈夫的事，总

觉得不能释怀。一个外人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可像国枝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失足，真是……嗯，夫人，您到现在也……是吗？说起来，国枝先生来这里采访什么的呢？有什么能够参考的资料吗？比如，在这里拍的照片什么的，可以让我看看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去拜访您……啊，是吗，哦，夫人也要到这里来……好，这可真是突然打扰呀。不，我没有关系。明白了。我去本乡车站接您。”

不久，打完电话的军平，笑着回来了。“呀，打得正是时候。听说国枝一家后天要来这里。”

“他夫人要来吗？”

“对，今年是周年，所以听说很早就决定要来这里了。原本是想盂兰盆节的时候来祭拜的，可因为工作的关系，八月中旬没有假期，所以决定还是明天过来，虽然有点早。而且……”军平缓缓地看了看大家。

“夫人似乎直到现在仍对丈夫的死抱有疑问。”

“你说疑问，是说怀疑他是被谁杀的吗？有什么理由吗？”

“这个嘛，也不能问得那么直白吧，应该是发现了什么事情了吧。等后天就知道了。”

“军平，你要去本乡接她吗？”

“对，她乘上午的班机到平岛机场，再坐电车到本乡车站，大概下午两点到。她说到了平岛给这里打电话。”

“你说的后天，那不是我们回去的前一天吗？”  
小勇扳着手指算道。正太他们一直待到七月三十号。

“在那之前，想要弄清事情的经过……”  
军平突然抬起了头。“我说，去洗澡吧。”

“对，对，流了这么多汗，饭也……”  
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千佳看着两人在二楼的背影，对正太悄声地说：“你看，总觉得那两个人有些奇怪呢。说不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呢。”

千佳的预感是正确的。第二天上午就明白了这一点。

前一天晚上，正太他们去海边，把昨天买的烟花给放了。

原本，昨天夜里，和昭吾约好了的，可昭吾突然回去了，玩着也没劲。

军平和乙松很难得的没有喝酒，也没有换睡衣，就和正太他们一块儿玩。

放完烟花，正太他们立刻睡了，可是军平和乙松却没有。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起得比平时都要迟。

“早上好，怎么了，昨天熬夜了吗？”

千佳看着两个人的脸。

“嗯，半夜去散了会儿步。可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就是，从昨天开始，运气就不好。”乙松打着哈欠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

千佳盯着乙松的脸看。

乙松瞟了一眼里面，小声地说：“昨天，你们很是干

了点事不是。我们也不能输了呀，所以，昨晚也做了点事。三井的别墅呀，我们悄悄地进去了……”

“三井的别墅？”千佳不由得放大了声音。

军平忙把指头挡在了唇前。“别这么大声，被管理员听见就麻烦了。半夜里，我们两个人潜了进去，想要找一找与事件相关的物品。仔仔细细地在柜子里找，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就是所谓的无功而返吧。”

“但是，那个，不是犯罪吗？”

“这个嘛，要是被发现的话，就是非法进入民宅了。”军平满不在乎地回答。

“嗯，那是被发现后的话。又没有留下证据，又没有被人发现，这就不算犯罪。而且，我们的目的，怎么说也是为了探寻真相是不是？”

不管怎么要去探寻真相，可潜入他人家里，怎么想也不值得提倡。乙松还好说，军平以前可是警察呢。

“真是服了你们！”千佳回头看了看正太和小勇。



## 四

军平和乙松潜进三井的别墅，是昨晚凌晨两点的事。乙松毫不费劲地打开后门的锁进入的。先在一楼的房间进行调查，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迹象，也没有藏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位夫人可真爱干净。整理得井井有条，地板上一点灰都没有。真是个干净的人。啊，对了，那边的那位丈夫，是个医生还抽烟。烟灰缸就放在桌上呢。”

“烟？找没找到和落在墓旁的那个相同的烟？”

正太兴奋地问。乙松摇了摇头。

“很遗憾，哪里都没有香烟。只是，不吸烟的人怎么会把烟灰缸放在起居室或是饭厅呢？或许，那个医生爱吸烟吧。”

“二楼怎么样呢？有阳台的那间。”

这次是小勇问的。可这次，军平也摇了摇头。

“那里也很干净。二楼的卧室有两间，一间是孩子

住，另一间是夫妇俩的房间。不管是哪间，都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线索。总之，不只是家里的柜子、床底下，从天花板里头到地板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了。就是说，令黑田跟那个记者必须潜进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找到。”

“那么，为什么要潜进去呢？”

“黑田，或许真如那个叫山根的女生所说，是对夫人的内衣感兴趣吧。至于那个叫国枝的男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潜到别墅里去。只能这么想了。”军平说着，一脸沮丧。

“就是说，我们完全估计错了。”乙松回头看了看军平。

“不，还有其他的解释哟。或许是那个叫黑田的青年死了，警察在这附近到处出现。三井夫妇出于万一的考虑，把别墅里的东西全都带回自己家中了。”

对于乙松的意见，正太也赞成。

“对了，三井原本说还要在这里待几天的，可是后来突然就回去了。这一点，有些奇怪。”

“不错。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白费力气了。”

军平说着，回到了二楼的房间。

“那么，今天怎么办。你们准备继续去问吗。”  
乙松看着正太他们。

“嗯，就是。怎么办？”

千佳也看着正太他们。

“明天国枝夫人不是要来吗，那么，今天就去玩吧。  
能住在这里，就只剩今晚和明晚了。”

为了调查这件事，都没有去钓鱼。

“也是。我也马上就要学会自由泳了呢。”

小勇在阿和的指导下，对游泳已经有信心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好好地玩玩吧。”千佳说道。

这一整天，都在沙滩钓鱼，游泳。到了下午，阿和和昨天那个叫阿爱的朋友一起来了。

说起国枝夫人明天要到本浦，两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是吗？哦，她丈夫是九月初去世的，马上就要一年了呢。”

阿爱这么一说，阿和也说道：“国枝夫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放暑假的时候容易出来。”

“哦？是学校的老师呀。”

“听说是东京一个小学的老师。”

夫人具体的工作还不知道。

阿和昨天又问了大叔好些话，可是并没有比在柿本听到得更多。

从早到傍晚，都在海边玩，三个人连大腿内侧都晒红了。洗澡的时候，浑身火辣辣的。

军平和乙松则等正太他们出去后，开车出了门。

“他们说，今天要去平岛，可能会很晚。如果晚了，让你们先吃饭。”

大婶告诉他们道。

“他们去平岛干什么？”千佳问着，回过头来。

“不知道。什么也没说。阿正，你有听说什么

吗？”小勇也有些奇怪。

“难道是为了挽回昨晚的名誉，去了三井家了？”

“打算潜进三井在平岛市的家吗？”千佳皱了皱眉

。

“怎么会？”

正太立刻否定掉，可是再想想，那两个人还真的干得出来呢。

吃过晚饭，晚上八点之后，两个人还没有回来。

差不多九点的时候，来了个电话。

“千佳，是你父亲的。”

大婶说道。千佳忙拿起了话筒。

“啊，爸爸……嗯，很好。啊，之前的那件事已经知道了吗？嗯，嗯……”

千佳拿着话筒，专心致志地听了好久，最后说道：“谢谢。再有什么的话，再问你吧。”说着，挂了电话。

“我爸爸调查了国枝的事情。可是并没有什么新信息。那个叫国枝的人，怎么说呢，擅长报道犯罪事件。啊，另外听说他还掌握了犯罪集团相关的信息网，此

前还曾报道过犯罪集团的内幕。”

“犯罪集团？真是个危险的人呢。”

“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和国枝很熟，听说去年他来平岛的时候，还一起吃过饭呢。那时，他好像很得意，说是现在正在跟一个有趣的案子。”

“什么案子？”

“当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可是国枝说那是秘密，没有说。可是，怎么看别墅区也没有采访的氛围呀。哪里有与犯罪集团相关的气息呢？”

“嗯，果然。国枝很可能是被犯罪集团杀害的。”

正太这么一说，千佳忙提出相反意见：“那三井的事呢？三井可是医生呀。犯罪集团和三井扯不上关系吧。”

正太想起前天见到的昭吾父亲的样子来。是个微胖的、看起来人很好的叔叔，怎么也看不出他和犯罪集团有什么关系。

过了九点半，军平他们总算回来了。

“哎，累死了，累死了。”

刚进屋子，两个人就腾的一声坐在了沙发上。

“我说，你们说要去平岛，到底去了哪里？”

“嗯，很多呢。去了县警察本部，又去拜访了宫部君那些同学，还有，又去了三井家附近。”

“你们该不会又潜进他们家了吧。”正太压低了声音。

军平瞪大了眼睛：“不要说这种让人听到误解的话。我们可是善良的市民呢。怎么会干那种事？”

如果这两个人是善良的市民，那么不善良的市民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那么，有什么收获吗？”小勇一本正经地问。

乙松用力点了点头。“嗯，总算取得了线索，一雪昨天的耻辱。”

“哎，那是什么？”

“这个嘛，首先，我们知道那个叫国枝的人和黑田是认识的。”

“是吗？”

“对，那两个人是去年秋天认识的。并没有太深的

交往。国枝来这里之前曾在平岛待过，住在市内的商业旅馆里。那时，黑田君就在旅馆里打工。”

“打工？”

“半夜在服务台坐班。国枝似乎让他帮忙做了好些事。比如去寄信啦，把胶卷拿到照相馆去冲洗啦，好像连私事也拜托他去做。”

“哦，可是那种事，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个嘛，向那个叫宫部的学生问了好些黑田君在平岛的生活情况，就知道了他打工的地方，然后去了旅馆，问他工作情况的时候，偶然知道的。真是意外的惊喜呀。”

“这么说，那时，黑田可能就已经问过国枝工作的内容了？”

“不知道他知道多少，可是至少是听说了采访目的的。那位国枝氏在本浦死了。对此，他也一定抱有怀疑。或许，住在这里的时候，就在暗中调查国枝氏的事。但是，他的行动，被对手知道了，反倒遭遇了那种事情。”



军平于是深深地吸了口烟。

## 五

第二天，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国枝夫人打来了电话说是上午就到平岛机场了，现在准备乘车来这里。准备住在樱江町本乡车站前的旅馆里，如果可以的话，请在下午两点左右去接她。

下午一点半，乙松和军平就开车去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车在别墅的前庭停下，军平和乙松先下了车，打开了后面的车门。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和一个背着帆布包的大约三岁的小女孩下了车。

小女孩仰望周围的树丛。

“哇，蝉叫得可真欢呀。”小女孩高兴地欢叫着。

“请进来，休息一会儿吧。喂，正太，还不把花拿着。”

军平对正太叫道。女人除了包之外，还抱着一束

白色百合花。进到客厅，女人对出来迎接的阿和母子以及正太他们深深地鞠了个躬。

“那个时候，真是麻烦你们了。”

“哪里，别记在心上。感谢你特地把女儿的照片寄过来。啊，我去拿冷饮。”

大婶也深深地鞠了个躬，急急忙忙到后面去了。

“啊，我来介绍。在这里的，是和我们一起住在休养所的孩子们。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孩子们也在参与这次事件的调查，帮了我们很多。”

军平说着，催促正太他们做自我介绍。军平似乎把自己的事情多少说了些。至少说了不是本浦的居民吧。

三个人介绍完，女人也笑着介绍说：“啊，大家全是六年级学生呀。我现在也在教六年级呢。我叫国枝三惠子，这是我的女儿知惠……请多关照。”

这可和正太他们的班主任大不相同，是个特别亲切的人。东京六年级的学生可真幸福呀。

稍稍休息了一下，大家就决定去猫鼻山了。坐上车，大婶把香和一小束花递给了阿和。

“你要注意带路，可别让大家有什么损伤。”

开车到海岬的入口，之后就步行到了灯塔旁。在途中的岩滩，军平抱着知惠走。

今天，海上平静。去往海上的渔船缓慢地行着，直耸入云的白色灯塔让人目眩。

夫人走到岬角处，在栏杆前蹲下，长时间双手合十。然后，把花束扔下了悬崖。

阿和则在栏杆的角上供起香火，也把花束扔下了悬崖。

“谢谢。”夫人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

“已经可以了吗？”军平顾虑地问。

夫人轻轻点了点头。

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知惠，回去的时候也沉默了。她还很小，不太清楚父亲的事，可是从周围的气氛，也能感受到些什么吧。

回到别墅，又在客厅集中了。

“这个，在电话里讲的，您丈夫的采访笔记以及照片什么的，都带来了吗？”

夫人从包里取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装了照片的纸袋、记事本、笔记什么的。

“在记事本、笔记里写的，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看吧。”

“那我看了。”军平打开笔记，用心地读了起来。

乙松则看看记事本，又翻翻那一摞照片。

“这可真是相当长的旅行呢。在平岛市待了一周，其间还去了神户一天。好像见了很多人似的。然后，在本浦又待了五天。”军平看着笔记本确认道。

“他的工作，平时也是这么东奔西走的，所以并没有太留意。而且，他每天都会打电话回来。就连他死的那天夜里，也和平时一样，跟我通过电话呢。”

“关于工作，什么都……”

“对，只是说能够证实了，再去一趟平岛就回来。”

“他说能够证实了，是说关于采访的事情，取得了证据吗？”

“我想大概是的。”

“我想那恐怕是最后一个电话吧。就是说，是九月五日……”

“晚上九点左右，所以，大概是那之后，就去了海岬吧。”

“发现遗体的时候是六日的早上，那么，死亡时间应该是五日的深夜左右吧。”

“是的，从打电话的情况看，他似乎并没有马上就要外出的意思，所以，真不能理解。”

这时，检查照片的乙松叫道。

“什么呀！这是……”

一看，在乙松前摆着好几张照片。在立着几根柱子的狭窄的空间里，堆放着用塑料包好的四角形的袋子。似乎是使用了闪光灯，袋子内部闪着白光。

同样的照片有好几张，然后，就有一张似乎拍的是室内的天花板。在天花板的一角，裂开一个四角形的洞，从洞的边缘照下了天花板里的一部分。那里能看到装着白色东西的塑料袋的一角。

“是天花板里面呢。这张照片照的是天花板里面

呢。问题是，塑料袋里面是……”

军平迅速看了一眼乙松。乙松也看了看军平的脸。两人稍稍对望了一下。

不久，军平叹了口气。

这时，轮到千佳叫了。

“看看，这个人……”

这是一张在某个咖啡馆里的照片：隔着桌子，两个头碰在一起的男人。一个男人穿着黑色的衬衣，看来不善；另一个则有点胖、戴着眼镜。

“这不是昭吾君的父亲吗？”

“就是，没错。”

正太他们叫道。似乎是用望远镜从店外照的。可是，另一个看来不善的男人又是谁呢？面庞消瘦，眼光锐利。怎么看都像犯罪集团的人。右手伸向桌上的烟灰缸，从指尖可以看到带着茶色滤嘴的香烟。

“嗯，真是有趣的照片呢。夫人，这些资料可以暂时放在我们这里吗？”

“嗯，我就是这么想，才拿来的。那么，关于我丈

夫的死因，请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你放心吧，有若月军平和关屋乙松在，一定能为您丈夫报仇的。”

军平用力地挺了挺胸。

看来，军平又想让自己出风头了。

## 第六章事情的真相

—

七月三十号，今天是离开别墅的日子。

吃完中饭后，他们就把行李放进了车里。不只是阿和母女，就连大叔也跑来送行。

“这个，是大家钓的竹荚鱼。我们家老爷子把它制成了干货。另外，这是早上钓到的鱼，作为礼物……”

大叔把五个泡沫箱装进了车后。

在大家的目送下，他们离开了别墅。

“跑来休养，没想到又牵扯到这种奇怪的事情里去了。”开车的乙松叹了口气。

“还没有完呢。回到平岛以后，还要继续调查哟。”千佳说道。

这时，军平点了点头。

“和国枝夫人约好了不是。而且，为了黑田君的父



母，也要把杀人犯抓出来。”

“就是。黑田和我们一样，是在调查杀死国枝的犯人，这样才被杀的呀。如果就这样的话，他也太可怜了。”千佳声音稍稍低沉了些。

被朋友怀疑成是去幽会，就这样被杀了，黑田一辈子也无法翻身了。为了保护他的名誉，也要把事情真相弄清楚。

“这个嘛，今后会有点麻烦。如果不想好策略，犯人会溜掉的。”

“真是的。我们目前还缺少能充分证实是杀人的物证呢。”

“没关系，我们又不是警察。别管什么证据之类麻烦的东西，只要抓住线索给他们看就可以了。”

两个人说起话来，就像已经找到犯罪线索似的。

“我说，关于那张照片……”

正太向驾驶席探了探身子。

“不是有个好像装着白色粉末的袋子吗？那是什么？”

军平稍稍回过头来。

“啊，那个袋子呀。嗯……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总之，等调查有进展了，会告诉你们的。”

“喂，说什么呢！我们可是平等的合作者呀。不要这样瞒着朋友嘛。”千佳大声地说。

小勇咳咳地清了清嗓子。

“你们还不知道那个袋子里面是什么吗？我想，我应该已经知道了。”

不由得回头一看，小勇用手托着下巴，一副得意的表情。

“那个袋子里不是毒品吗？应该叫海洛因才是。”

“毒品？”

正太和千佳吃惊地望着小勇，然后忙看了看军平。

“真的吗？那个袋子里是毒品？”

军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最近的孩子，可真不能疏忽。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你的父亲也是干这行的？”

“之前在电视里看到过。在揭露那些走私的毒品时，就有好些那样的袋子。”

“原来如此，警察没收的东西在媒体上曝光了。”

“那么，果真是……”

“那个袋子里十之八九是那东西，海洛因吧……而且，那个袋子一定是藏在三井家别墅二楼的天花板上。国枝去年秋天潜进别墅里，就是查明了那个东西，把它照了下来。”

“但是，那天晚上，你们不是也去查过天花板吗？”

“嗯，是查过。可是没有看到那样的袋子。”

“就是说……”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去年秋天，国枝潜进去的时候，那间别墅里的的确确是藏有毒品的。可是现在，那东西已经不见了。”

“是三井拿走了吗？”

“是三井拿走了，还是什么别的人拿走了……现在还不能说什么。”

千佳缓缓地说，“但是，三井为什么要把毒品藏在别墅里呢？那个人不是医生吗？”

“就是。医生是一个在社会上很受尊敬的职业呀。被警察怀疑的可能性也很低。作为犯罪集团的据点，一定会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到家里来搜。可是，如果是在医生的家里就很安全，况且，在那种乡下的别墅里藏毒品，一定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那么，三井就是犯罪集团的成员啰。帮助犯罪集团把毒品藏在自己别墅里。那件事被国枝发现了，所以杀了他……”正太兴奋地叫道。

小勇也说：“黑田不是也知道那个秘密了吗？所以才被杀的……”

“不知道那个叫三井的医生牵扯到哪一步。现在，这也不好说。海洛因的主人，悄悄地把它藏在别墅里，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也很奇怪呀。还是不要把三井当作同谋的好。”

“嗯，这样想比较稳妥。”

军平也缓缓点了点头。

“既然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么跟警察说了，把三井逮捕好了。”千佳越说越起劲。

乙松把她止住了，“等一等。欲速则不达呀。如果别墅里有那东西，当然可以告诉警察，请他们去搜查，可是没有那东西的话，就算怎么调查三井也没有用呀。反而会打草惊蛇。”

“如果没有藏匿海洛因的确切证据，或是国枝跟黑田是被杀害的确实证据的话，是不能把三井抓起来或是去他家搜查的。况且，我觉得杀死那两个的不是三井，而是他身后的犯罪集团。”

“那么，抓住犯罪集团不就好了吗？”

“你这位小姐，说起来简单，那帮人可是犯罪专家呀，怎么会那么容易露出尾巴呢？”

“那么，怎么办？你是想说，别再插手了吗？”千佳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样下去，不知什么时候会歇斯底里的。

“千佳，别急！军平跟乙松又怎么会就这样放手

呢？一定是在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呀。”正太忙解释道。

可是，反而更糟。千佳这次把矛头指向了正太。

“阿正，你总是那样。一下子就指望他们了……就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才会把你当作助手的呀。算了，这件事，我们自己解决。”

“喂，我们……”

“反正，我们这些孩子是抓不住犯人的，对吧。”

千佳歇斯底里地，不肯罢手。

“算了，算了，不用那么生气。我们也没有准备就这么算了。一定会抓住犯人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共同作战的，对吧，军平。”

乙松轻松地说。

“当然。知道吗，今后才是关键，怎么才能抓住那些没有证据指证他们的人呢？对此，一定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呀。”

“就是，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大家一起战斗。”

听到两位老人家这么说，千佳也稍稍平静了些。

“就是，要是太着急了，就会输的。必须有条不紊地来。”

“我想的是，之前那个叫昭吾的孩子，就以他为目标吧。在那个叫黑田的学生被杀的时候，那个孩子应该和他母亲一起在别墅里睡觉。或许会发现了些什么也说不定。还有那位夫人。那位夫人与这件事有没有关呢？如果她从她丈夫那里听到了什么，对我们一定会有警戒的。等回了平岛，你们去和那个孩子，还有那位夫人见一面，暗中问问吧。与其我们跑过去，不如你们去，或许对你们更好说话呢。”

听到乙松的话，千佳心情完全好了。

“其实，我也正在这么想呢。正想着还有很多话要问问昭吾君呢。”

“是吗？真不愧是专业的小姑娘呀。眼光果然不同。”

乙松穷追猛打地一阵吹捧，千佳高兴极了，对正太说：“等回了平岛，就要忙了！嗯，三井家在哪里。”

“三井内科医院在千田町 2-60 号。电话是 825-×

×××……院长叫三井昭一。”

军平立刻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读了起来。

## 二

只不过离开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回到家里，仍感到很兴奋。

“哥哥，礼物……”妹妹直美从玄关跳出来叫道。

“你看，这是哥哥钓的鱼……”

“只有这个？”

“你呀。你以为哥哥是去哪里？”

“哟，完全晒黑了呢，真黑！”母亲从里面走出来，直盯着正太的脸看，“每天都在游泳吧？”

“嗯，没有。有很多事呢。”

正太先去洗了个澡，洗去了长途旅行的疲惫。

“钓到了这么棒的鲷鱼跟比目鱼呀，厉害，厉害……这么大的土产鲷鱼跟比目鱼，我们这里可没有。”



母亲一边打开了冷冻柜一边说道。母亲在车站前的超市打工。

傍晚，立刻让从公司回来的父亲尝了尝生鱼片。

“嗯，好吃。可是，连你也能钓到，那里应该有很多吧。”

“可辛苦了呢。比目鱼是用竹荚鱼做饵才钓到的呢。”

他自己钓到的，只有做成了干货的竹荚鱼而已。可是此时，把大叔送的鲷鱼跟比目鱼也算作是自己钓的，钓到这两样才显得难得嘛。

得意地看着正在吃生鱼片的父亲，正太也觉得很幸福。

到底是累了，那天晚上九点就睡了，第二天睁开眼睛已经九点了。

醒来是因为妹妹把被子给掀了。

“哥哥，电话。千佳的。”

睡眼蒙眬地刚听电话，就传来一阵高音喇叭。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呀。马上就要出门了呀。”

“出门？去哪里？”

“喂，你再这样，我可不理你了。三井那里呀，昨天不是约好了吗？等回来了，去见昭吾君的呀。”

“啊，是吗？嗯，对。”

“我吃完中饭去约你。”

“三井家是在千田町吧。”

“对，乘巴士去大约只用三十分钟。立川君那里我打电话。”

可真是性急呀，可是，还是尽快解决事情的好。

正太他们去拜访三井这件事，事前还是应该告诉军平他们一声的。可是，如果说得不好，不让去就糟了。

况且，如果那样的话，千佳恐怕又要歇斯底里了。于是还是决定对军平他们保密。

下午一点，正太和住在同一个公共住宅的千佳一起，去了车站旁立川勇的家里。

“我也问过爸爸关于三井医院的事，可是因为那里是内科，所以也没什么交往。”小勇说道。

于是，千佳也说道：“我也问过我爸爸关于贩卖毒品

的犯罪集团的事，在县里确实出现过，可是不知道走私的来源。犯罪集团的手段很高明，很难露出尾巴。但是，似乎已经肯定有两三个犯罪集团是从事海洛因买卖的。或许和三井有关的那个也是市内的犯罪集团吧。”

似乎两个人一回到家里，就开始进行调查了。

在松崎车站前的巴士车站乘车去了开往平岛站的巴士。千田町在平岛车站的北面，是个比较热闹的城市。

终点前一站就是千田町车站。下了车，一片大大小小的房子挡在眼前。

“嗯，二丁目是在……”

千佳看着电线杆前的住宅示意图。

“二丁目在稍北的方向。”

小勇看着地图，指着楼的深处。小勇总是事先有准备。

穿过楼房，从商店、公寓、住宅乱成一团的一角出来。路上落下一片悬铃木的树影，这里比较安静。

走在前面的小勇用手指了指。在十字路口的一角，

有一座三层楼，深褐色的建筑，墙上挂着“三井内科医院”的牌子。

面向道路的玄关的玻璃门上，也写着同样的名字。出诊时间是到上午十二点半，再从下午两点半开始。现在是一点四十分，还是午休时间。

“怎么办？去接待处问问吗？”

千佳看着建筑物，问小勇。

“午休的时候，接待处关门。如果他们一家住在这里，那一定在哪里有房子的入口。啊，好像是那个。”

房子旁边有楼梯，通向二楼。小勇急忙上了楼。果然，楼梯尽头有个铁门，旁边立着个“三井”的姓名牌。

按了按旁边的门铃，从对讲机里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是谁呀？”

“昭吾君。是我，高见千佳，在别墅玩的。”

“哦，是高见姐姐呀。”

马上，门就开了，伸出来一张胖胖的、戴眼镜的

脸。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的？”

“到了这附近，所以……大家都来了。”

千佳侧了侧身子，让出位置给了正太和小勇。

“妈妈，在别墅玩的朋友们来了！”

昭吾兴奋地对着里面喊道。

“哟，哟，欢迎。你们家也在这附近吗？”

“家在松崎町，可是到平岛车站有事。然后，我记得是在千田町的，所以……打扰了。”

“没关系，昭吾回到家里，正无聊呢。请进。”

三个人进了开着空调的大房间。

“在那里，麻烦你们照顾昭吾了。昭吾也已经有点会游泳了，说还要去呢。”

“原本听说你们整个暑假都会在那里的，真是有些吃惊呀，突然就回来了。”

“是呀。因为家里有些事必须回来。你们一直待到什么时候的？”

“嗯，一直到昨天……”

“那之后没什么吧。”

阿姨瞟了瞟三个人，这时，昭吾突然说道：“听说黑田哥哥死了，是真的吗？”

大家不由得回头一看，昭吾一脸严肃地看着正太他们。

三个人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昭吾腾地回头看着母亲。

“果然是这样。我，回到家以后在报纸上读到了。妈妈，那不是梦。我听到妈妈和爸爸说话了。可是，你们说那是做梦，你们根本就在说假话……”

昭吾的嘴眼看着就瘪下来了，眼镜后面那双小眼睛已布满了泪水。

“妈妈骗人……”

阿姨忙抓住了孩子的肩。

“并没有打算瞒你。只是担心你受了打击会发烧……你和那个大哥哥关系不是很好吗。所以才不说的。”

“妈妈，你不是讨厌黑田哥哥吗？所以才撒谎的

。”

“不是的！”阿姨突然声音变了。

“那件事，已经说完了。人家好不容易来玩，再哭的话，大家要回去了。”阿姨对着还在抽抽搭搭的昭吾说了这么一句，站了起来，“我去拿一点冷饮来。”阿姨刚出房间，昭吾突然地抬起头来。

“听说，黑田是从猫鼻山的悬崖掉下去摔死的？”

“嗯，对。报纸里写了吗？”

“其实，我听到妈妈和爸爸谈话了，在黎明之前……我听到妈妈和爸爸把我房间的天花板打开一边从里面拿些什么东西，一边说话。”

“你说，黎明之前？那个，是哪天早上？回到这里之后吗？”

“不是，在别墅，回来那天的早上。”

“昭吾君你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二十六号星期天的傍晚吧。”千佳稍稍压低了声音。“你的父母，到底说了些什么？”

“嗯，妈妈问爸爸说，黑田真的死了吗，然后，爸

爸说，没错，从那里摔下来一定没救了。”

“等等，你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去别墅的？”正太问道。

昭吾想了想，摇了摇头，“不知道。醒的时候，爸爸已经在。大概是星期六夜里，在我睡着之后吧。”

说起二十六号，正是发现黑田尸体的那天。可是，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太阳升起来之后的事了。三井夫妇在还没有发现尸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黑田摔死了。

“你的父母从天花板里拿出了什么？那是怎样的东西呢？”

千佳一直盯着昭吾看，昭吾突然没有自信似的，歪着头想。

“不知道。我当时还在犯困，所以……可是，他们把天花板角上的盖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了些什么。”

这时，小勇看了看周围。

“你父亲现在在睡午觉吗？”

“有个急患来了，所以还在诊所里。”



“嗯，内科也很累呀。”

小勇理解地点点头。

急患到底是什么，正太不得而知。

### 三

在昭吾家里，不过只待了二十分钟左右。因为那之后阿姨拿着橘子汁回来了，一看到母亲的身影，昭吾立刻闭嘴，正太他们也总觉得难受，于是喝完橘子汁便早早地走了。

从建筑物外的楼梯下来，正要转到前面，前面的玻璃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男人走了出来。从后面看，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阶层。在男人后面，有一个像是护士的女人出来了。

“真是，打扰了。请帮我向医生问好。”

男人微微弯了弯腰，向护士行了个礼。

“不，别客气，请保重……”

护士说着，进到里边去了。男人等自动门关上后，

忙转向了右手边。边转过身子，边敏锐地看了看周围。

看到那张脸的时候，正太吃惊得几乎要窒息了。那张消瘦的脸，和国枝照的那张照片里的男人极为相似。

男人从拿着的小包里取出烟，用一个金色的打火机点燃。是一种茶色滤嘴的香烟。

男人耸着肩，大踏步地向巴士站方向走去。

男人过了十字路口之后，小勇拉了拉正太的衣角。

“刚才那个人的脸，你看到了？”

“你也注意到了？”

“那个人就是急患吗？”

“急患是什么？”

“就是紧急的患者。就是说，突然身体不适，送到医院里的。所以即使不是出诊时间也会诊断。”

“刚才那个人，哪一点像身体不适？”

“肯定是在耍花招。为了见到三井，故意装病。”

“怎么办，那个人马上就要不见了。”千佳戳了戳两个人。

一看，那个男人的身影果然要消失在十字路口那边的人群里了。

“快追！”

正太跑了起来。过了马路，一直追到离男人有五米远的地方。那个男人正边走边打手机。

因为想要听听电话的内容，正太不由得靠近到只有两米的位置。

“嗯，现在在千田町。见过医生了。那家伙很有些害怕。可是，交易计划哪是那么就变的。决定按原计划，明天晚上，和平时一样带我们去别墅。当然，我会让医生在场。什么，没关系的。可是，反正那个医生也会从悬崖掉下去。总之，这次就在那里了。神户那边你去联系。东西，明天夜里凌晨一点的时候会在老地方交货。”

男人放好手机，来到车道，看了看左右，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迅速地上去了。

出租车刚走，小勇轻声地问正太和千佳。

“现在，带了多少钱？”

“我有一千元左右。”

“我也是，只有那么多。”

“好！”

小勇跳下车道，叫了辆刚好跑来的空车。

“快上去。一定要查明他去的方向。”

催着正太他们上了车，便对司机叫道：“对不起，请追上前面的那辆出租车。”

“追上前面出租车？孩子们，你们在干吗呢？”上了年纪的司机奇怪地回过头来。

“这个，有点事情。我们带了钱。”

小勇说着从口袋里取出钱包，开始数里面的票子。

男人的出租车穿过平岛站附近的一座立交桥，向车站南侧驶去。然后，进了一条靠近市中心的饮食街。

这附近满是餐馆、西餐厅，还有喝酒的地方。不久，出租车在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前停下了。

“对不起，请超过那辆出租车，再跑一会儿然后再停。”

小勇请求司机道。他们的车从停下的那辆出租车旁

驶过，他悄悄向里望了望，之前那个男人下了车，正向二十四小时便利店旁的一个入口走去。

“孩子们，你们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司机一边操纵着方向盘，一边瞟了一眼那个男人的背影，轻声地问道。

“很像一个朋友，所以想确定一下。”

“这个，我不是想说什么坏话，可是孩子们还是不要牵扯进去的好。那里的楼里，有很多可怕的人。”

“是犯罪集团的据点吗？”

“什么？你们知道呀。叫做角丸组，是个很有名的组织呢。”

果然如此。那个男的是犯罪集团的一员。

跑了十米左右，下了出租车，三个人开始往刚才的路走回去。虽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道路两边的店铺，几乎全都关着铁门。这附近多是酒吧或是喝东西的地方，大概不到晚上是不会开门的。

来到男人进去的那个路口，三个人停住了，开始看周围的建筑物。楼房是四层建筑，一楼是二十四小时

便利店。在便利店的旁边有一个狭窄的入口，入口的柱子上嵌着个金属制的招牌，上面写着“株式会社角丸组”。

在入口的里边，迎面是一个很陡的楼梯。想到里面去确认一下，刚向里看看，突然咚咚咚传来下楼的声音，然后，一个穿着紫色教练服的、长得像是职业摔跤运动员的男人走了下来，正好看到正太向里看。正太忙收回视线，可惜已经晚了。

男人啪嗒啪嗒地走到正太身边。

“有什么事情吗？”男人低声地问。

“啊，没有，没什么……”

忙环顾周围，千佳和小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到便利店前避难去了。真是无情无义的家伙。

好在那个长得像摔跤运动员的男人也没太留意正太。

“又没事，往里看什么，混蛋！”听起来很可怕的声音。他把正太的身子推开，向路那边走去。

男人刚走，两个人就跑到正太身边。

“没事吧？”

“嗯，没什么。”

“喂，真是的，阿正，你在发抖呢！”

“哪有发抖，只是轻轻地抖了抖膝盖而已。”

这么说着，他的膝盖已经不听使唤地抖了起来。

这时，从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这次，三个人一块儿跳起了有十厘米。

“你们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回头一看，竟是军平站在那里。

“啊，吓死了。哎，是军平呢。”

“好在这儿是军平了。别站在这种地方。快，走吧！”

军平拍了拍正太的肩，快步地走了。

这时，一辆黑色的客货两用车缓缓地从正太身旁开过，在前方五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乙松从驾驶室探出了头，向这边望过来。

“你们怎么会跟到角丸组的？”

一边走着，军平问道。

“我们去了三井的医院。然后，看到了和照片里特别像的一个男人从医院里出来，所以我们就跟踪了。”

“竹冈到三井那里……”

军平突然停住了，于是，跟在后面的小勇撞到了军平的背上。

#### 四

乘乙松的车回到松崎町的路上，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报告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对方可不是一般的人哪。要是被那帮人抓到了，可真不知会怎样呢。听好了，今后行动一定要慎重些。”

原以为要被表扬的，没想先被军平教训了一顿。

“特别是那个叫竹冈的男人，就连组里的人都很怕他。即使是孩子，他也不会放过的！”

“那个缠住阿正的大个头的人，是叫竹冈呀。”千佳问道。



军平摇了摇头。

“不是。是那个和国枝纠缠的家伙。就是你们从三井医院出来，跟踪的那个，那个叫竹冈博文的家伙。之前的照片给县警察本部四科的朋友看过，得到了确认，应该没错。好像是角丸组的骨干，而且好像还牵涉到走私贩卖海洛因。”驾驶座的乙松开口了。

“可是，那个叫竹冈的男人还真是性急呢。我还以为他要等到风头过去些才会行动的……”

“那些家伙的交易对象，可是神户的大人物。如果得罪了他们，今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怎么能为了这么点小问题，就改变交易日期呢？从电话上来判断，东西的交易地点仍在别墅附近。”

“不管怎么说，多亏了这些孩子们。差一点就让他们趁机跑了。”

“就是，这么大年纪了，在暗中监视的话，可有待受了。”

“你们，难道准备每晚在三井家门口监视吗？”

“不是准备，昨天已经监视了。我们也怀疑：在黑

田死后，医生是不是真的把藏在别墅里的海洛因拿走了，或许还会在自己家里藏一段时间呢。只是不知道是组织的人来取呢，还是医生本人去送。正在为难呢，多亏了你们偷听了竹冈的电话，现在计划改变了！”

“而且，从昭吾的证词可以确定，三井和黑田的死有很深的关系。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军平似乎心情也好了。

“那么，明天夜里，我们再去一次本浦的别墅吧。”

“已经答应出动警力了，他们一定逃不了的！”军平哈哈地笑了。

“当然了，也一定要让我们去！”千佳看着军平。

“喂，这可不是孩子们的游戏。一个不小心就性命攸关。你们还是好好在家里待着吧。”

“没关系，我们绝对不干危险的事。对了，可以再让我们去医院的别墅住几天吗？”千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提议道。军平只有苦笑。“哎，真是没有办法。好，我们再跟院长商量商量吧。可是，一定要听我们指挥，

知道吗？”军平伸出了手指拉钩。

“真的可以这么三番五次地去住吗？不打扰吗？”

第二天下午，听说又要去本浦的别墅，正太的母亲好像有点担心。

“没关系，没关系。只有一个晚上而已。”

正太背着帆布包就出了门。外面，乙松的客货两用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终于，沿着两天前走过的路，在下午四点，到达了医院的别墅。

别墅的前院，已经停着两辆黑色的车。

进到里面，好些个面相不善的男人正在等着。

最开始，还以为必定是犯罪集团的人呢，谁知全都是县警察总部的警察。

“这些人就是侦察四科专门负责犯罪集团案件的警官们。今晚的大鱼，只靠我们就显得太重了。”军平苦笑着，把那个烫着卷发的大汉介绍给大家。

“我叫黑濑，已经从若月前辈那里听说过了你们的

行动，还有今晚的计划。可是凶手是很残暴的罪犯，在没有把他们制服之前，千万不要到外面来。知道吗？”

“那么，三井的别墅那边怎么样了？”军平问警察

。

“已经布置好了。角丸组的据点、三井医院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逐一通报那些人的行动。”

“问题是神户的那些交易对象。完全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通往本浦的路上，所有樱江署的成员都在那里，密切监视所有车辆的通过。即使从这里逃走了，也无法从本浦逃掉。”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一网打尽。”身处警察当中，非常健谈的军平，看起来年轻了四五岁。

这时，阿和的母亲从食堂那边走来，向他们招了招手。

“你们也来了呀。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呀。”大婶神情紧张地看着客厅里的警察们，悄悄说：“突

然被叫了过来，还说，即使是家里人也不能告诉这件事。”

“马上要抓坏人。所以，被对方察觉了就糟了。大婶，你必须给那些警察做晚饭吗？”千佳问道。大婶摇了摇头。“那些人好像带了便当来，只是我是这里的管理员，希望我也在场。可是，还是应当准备点茶水的。”

大婶赶着回厨房去了。

过了下午六点，警察们开始轮流吃饭。正太他们也拿了便当吃。

周围暗了下来，可是客厅里仍没有点灯。窗子上挂着窗帘，从外面看像是没有人。后面的食堂里摆着几台无线电仪器，警察们集中到那里待命。那里也是非常昏暗。

正太他们也被赶到了二楼的房间。

“把窗子的窗帘关着。还有不要点灯。记住了。”

听警察这么一说，于是正太他们决定在黑暗中挤在一起等。

时间走得可真慢，终于到了十点。楼下一片寂静，恍若无人。

门外，隐隐约约传来汽车的声音。车从医院的别墅前通过，向对面的路上开去。

“车开进了三井的别墅了！”千佳小声地说。

或许是昭吾的父亲来了。

可是，楼下，一点声音都没有。军平到底在干吗呢？

似乎又过了很长时间。从窗帘的一角射进来一缕青光。不知什么时候，月亮挂在了树枝上。还只是轮弯月，可是已经相当明亮了。前院的树叶被月光照着，闪着皎洁的光。

汽车的声音又响了。只见树林中亮起了车前灯，开进了三井的别墅里。

这之后又过了三十分钟吧。

隐约听到人的叫骂声以及东西相碰的声音。楼下也传来了脚步声，眼下的前院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只见有好些人影从玄关跳下。终于开始追捕猎物了。

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老老实实在待着呢？

“喂，走吧。”

正太飞奔出卧室，一直跑到能看到下面客厅的楼梯处。

楼下，灯火通明，外面传来人们紧张的对话，稍后，从远方传来警车的警笛声。

“喂，不用再躲了。快下楼来！”

从外面进来的一个小个儿的身影对着正太他们叫道，是乙松。

三个人争先恐后地跑下楼来。

大批警察和穿着制服的警员，从外面陆陆续续地回来。

“已经没事了，捕猎行动已经结束。”

乙松松了口气似的，看了看三人。

“所有的人都抓到了？”

“对，抓了好多。除了角丸组的骨干竹冈之外，还有三个组员，另外，还有神户大陆会的两个人……他们是开卡车从前面的猫鼻山入口进来的。在那里，把贩

卖毒品的现行犯全部逮捕了。”

“嗯，那三井？”千佳悄悄地问。

乙松默默地用下巴指了指玄关那边。

戴着手铐、垂头丧气的一个微胖的男人，正走进客厅来。

## 五

过了盂兰盆节，暑假里，正太也很少再出去玩了，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你呀，作业已经做完了吗？不要今后再临时抱佛脚哟。”

要出门去上班的母亲，对一门心思只在电视机上的正太说。

“没事，没事，你不在的时候，我会好好做的。”  
能让父母安下心来，也算是一种孝行吧。

并且，作业，只用看看千佳的就好了。不管怎样，暑假还有十几天呢。



在本浦的别墅里进行的大搜捕中，总共逮捕了近十人。

首先是角丸组骨干竹冈博文以及其他男性成员三名，另外就是在神户拥有根据地的跨区域犯罪集团大陆会成员两人，此外还有三井内科医院的三井昭一。

这些人，以三井昭一的别墅为秘密据点，进行海洛因的买卖。

角丸组一直以来从神户的大陆会购买海洛因，再在平岛县内贩卖。可是，由于取缔得越来越厉害，所以为交易的地点以及保存海洛因的地点而为难。

几年之前，三井医院的院长曾发生过一起车祸，他的车和角丸组成员的车撞到了一起。角丸组以此为把柄威胁三井昭一，成功地令他默许使用本浦的别墅。

“最初，只是把别墅的钥匙借给他们，医生也不知道别墅到底用来做什么？可是，在去年秋天，国枝开始搜寻别墅的秘密。据说，竹冈从国枝在平岛市内采访时就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了。就是说，国枝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角丸组盯上了。竹冈发现别墅二楼的窗子

稍稍打开了，天花板入口的盖子稍稍挪开了，于是发现国枝曾悄悄地潜进过别墅。这样，他怎么会让国枝就这样离开本浦呢？于是，当晚，带国枝到了猫鼻山的前面，把他从悬崖上推了下去。凶手是竹冈和那两个叫久住忠彦、宫城哲次的成员。”

在别墅大搜捕行动后一周，正太他们被邀请到写乐之家横山院长的书房，听军平讲了事情的真相。

“昭吾君的父亲没有参与杀害国枝吗？”

对于千佳的提问，军平点了点头。

“那之前，三井并不知道别墅被用来做什么。可是，在国枝被杀之后，竹冈曾把三井叫出来，告诉了他别墅被用来藏匿毒品以及杀害了国枝的事情。还威胁道：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二楼窗子锁好，才会弄成这样的。可是，事已至此，你已经是一个共犯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泄漏了秘密。三井非常害怕，于是按照竹冈说的做。并且，那之前，毒品的交易只是竹冈等人在做，可是，万一出入别墅被当地人看到了就糟了，所以，三井也在交易的夜里来到别墅，负责参与交接毒品、藏匿

在别墅里。或是不得已，开车从别墅运到平岛。就是说，三井完全成了毒品的搬运工。”

“这么说，昭吾的父亲先是被犯罪分子威胁，慢慢地就成了共犯啰。”正太说道。

军平稍稍想了想，“那个医生也是一个被害者。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在黑田之后被杀害。上个月二十五号，从神户运送毒品过来。和神户的那帮人的交易并不是在别墅，而是在猫鼻山的入口处。神户的那帮人，沿着县道绕了一大圈，来到猫鼻山。三井和竹冈则是从别墅开车去猫鼻山，在那里进行交易，然后回到别墅的。你看，我们发现的那个卡车的轮胎印就是从神户来的人们留下的。”

交易大体是在半夜的时候进行。那天晚上十一点以后到别墅的竹冈以及一个成员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猫鼻山。可是，那辆车被偶然出门的黑田发现了。于是，青年黑田立刻徒步追着车子去了，在猫鼻山山脚看到了毒品交易的现场。可是，运气很不好，黑田被那帮恶人发现了。

于是，和国枝一样，他也被带到了岬角。

被带到岬角的时候，他的上半身先被蒙上了布袋，然后再用绳子绑着，他就这么双手被绑在一起带过去的。如果绳子直接绑在手上，就会留下痕迹，而他们用那种方法，则皮肤上没有一点伤痕，在检查的时候就不会被怀疑了。

“这些小花招还算专业，只有烟蒂，连竹冈也疏忽了。烟的滤嘴上沾的唾沫，和其中一人的唾沫一致，这可以成为判罪的证据。”

“进行毒品交易时，是在现场被抓住的，无法逃避，可是杀人案件却没有证据。”

“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三井似乎早已做好了准备。对于警察的调查十分坦白。竹冈和那些成员对于杀人也供认不讳。嗯，恶棍倒有恶棍的生存原则。只是，对于海洛因的购买源头之类的，对与此相关的人他们却沉默不语。四科的那些人正在恼火：与其杀掉他们，其实更想知道那些线索。”

军平说完，乙松叹了口气。

“可是，那个医生也不知是在哪里出了点毛病，才会陷入泥潭无法自拔的。”

“那帮人太厉害了嘛。想控制一个外行，那不是小菜一碟。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突然，正太陷入了沉思。

“那条蛇的尸体，是谁放在那里的？”

“那帮人对蛇的事完全不知似的。对于杀人供认不讳，应该没有撒谎。”

“那么，那条蛇还是……”

“对，白天被黑田伤了，爬到那里，最终气绝身亡的。”

“不，不，这就是十三墓不可思议的地方。蛇的尸体和黑田的死状如此相似。”乙松沉思着说道。

这时，横山院长停止了抽烟斗。院长今天打扮得像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院长是个完完全全的福尔摩斯迷，连自己家里的书房也改造得和福尔摩斯的房间一样，就连自己经营的老人之家也模仿歇洛克·福尔摩斯，取名为“写乐之家”。

“可是，这次有些遗憾呢。好不容易发现了犯人，可是关于你们的活动，报纸里一句也没有提。”

“哪里哪里……”军平摆了摆手。

“逮捕犯人的是县警察。我们只是从旁出主意而已。”

“就是，就是，我们是应该隐居的人了。就让年轻人出出风头吧。”乙松郑重其事地说。

“而且，这次调查是根据那个叫国枝忠雄的记者采访笔记上的信息才进行的。我们对笔记中记录的人物、线索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角丸组 and 神户犯罪集团的。功劳归他。”

军平这么说着，千佳突然发话了：

“等等，那我们呢？是我们偷听了那个叫竹冈的人打手机，才知道交易计划的呀。而且，国枝曾经潜进别墅，也是我们调查出来的。”

“知道，知道。你们的功绩我们完全知道。院长也知道，对吧。”

军平缓缓地看了看横山院长，院长忙点了点头。

“当然，当然。嗯，你们真是很了不起呀。你们真是若月值得信赖的助手，哦，不，是合作者。”

横山院长特地抽起了烟斗。紫色的烟结成一个圈，悠悠地飘到了书房的天花板上。

院长似乎也终于承认正太他们不是军平他们的助手了。

突然，院长看了看他们五人。

“说起来，这之前待在那里，你们似乎没怎么休养呀。八月份的最后一周，还没有人用那边的休养所，怎么样？再去那边休养休养吧。你们也是还在暑假吧，再去玩玩吗？”

对院长的提议，正太他们对望了一下。

“我想再坐船钓一次鱼呀。”

正太刚说完，小勇马上歪了歪头。

“可是，最后一周，不做作业又不行……”

“就是，而且过了盂兰盆节之后，海蜇水母就会出来了，就不能游泳了呀。”

千佳也点了点头。过了盂兰盆节，这附近的海里

，有毒的海蜇水母就会增加，就不太适合海水浴了。

千佳的视线移到了窗外。

“昭吾君已经不能再去那间别墅了呀。那孩子，最可怜了！”

“就是，父母干傻事，连孩子都会跟着倒霉的。今后，我要抱定独身主义了。”乙松这么说，可是谁都不赞成乙松的话。

“院长，如果孩子们不去的话，我们也算了。院长，感谢你的厚意，等有机会吧。”

“是吗？想去的时候，随时通知我。”

就这样，好不容易再次光临的好机会就这么溜走了。暑假后期，每一天，正太都待在自己闷热的家里，终日无所事事而已。